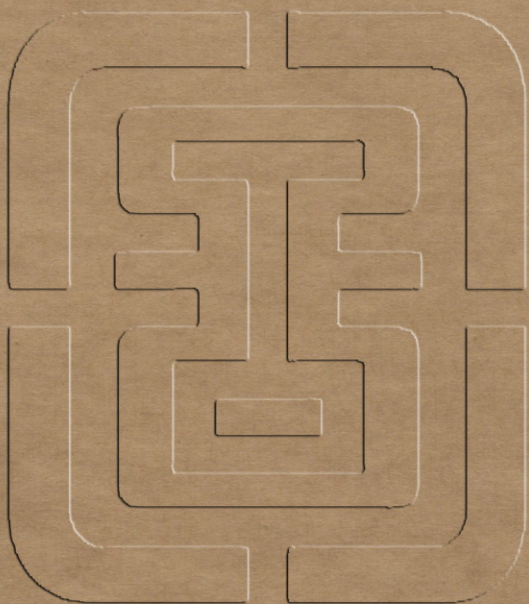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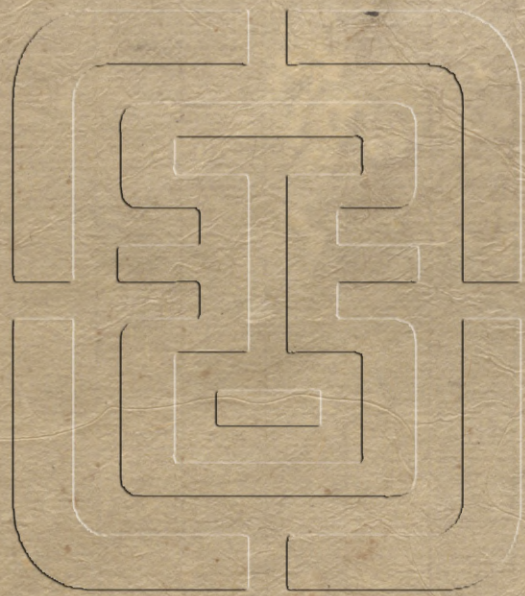


一百六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記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疏正義曰

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為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於大夫故易

去之使公士為賓敖氏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所以不

與其賓介亦當以處士去大夫之尊遠故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

說謂鄉飲酒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大夫於一人既舉解於

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

主人請之明矣江氏筠云疏說以上篇專是賓賢能禮此固未

必然但彼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彼為賓與此異矣此賓

為主人所自定故不敢使人加尊於大夫彼賓介定於先生於

氏以主人當預知大夫之來否然恐夫必先請大夫而後就

生也竊詳注疏於大夫之儀有射禮辨貴賤之說觀賓主立于門

外北

亦當因其禮故其為賓如此惟其如此故主人不與彼同疑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

盛氏世佐云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解之後而己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矣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鄉飲酒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公士為在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士不能棄其職業而為鄉遂之賓且春秋習射三鄉之賓十有五人遂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每州皆有六官之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蒞事者也學而可以為賓然則所謂公士者蓋鄉大夫所與之賢能升於國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蓋誤矣大夫與眾士耦且為下射以遵有主道也乃慮其為責屈乎敖氏謂記言此明不可用處士大夫尊處士去之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

處士為賓大夫雖與亦不易又章氏協夢云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於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即鄉飲所使能不宿戒待宿戒而習之疏正義曰亦舉之賓鳥可易乎使能不宿戒待宿戒而習之疏正義曰亦此賓雖輕然必以有才德者為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眾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注誤方氏苞云不能則不能與於射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所愧厲矣能者眾賓可知矣州長教射而徵學其牲狗也狗取疏正義曰敖氏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其牲狗也狗取疏正義曰敖氏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酒同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未安狗所尚齒射雖尚功而為鄉禮燕與大射則國之老臣必與焉故鄉牲皆以狗胡氏肇所云注說當有所本若方說則失之鑿矣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疏正義曰校勘記尊裕纂賓至徹之以裕為幕蒲筵緇布純筵席也西序之席北上眾賓統疏正義取其堅潔蒲筵緇布純筵席也西序之席北上眾賓統疏正義氏爾岐云堂上自正賓外眾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賈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而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褚氏寅亮云眾賓三人耳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

是壽巫辟賣扁儀禮正義十

拘於三與然決非位遵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
 於介席吳氏廷華曰賓在尊西南面東上此中堂之位所以尊
 賓也大夫席于尊東者蓋大夫在賓之西則非所以尊大夫在
 賓之東又非所以尊賓故以尊開之使各成其尊而不相礙然
 大夫在東而賓居中則兩尊之中仍以尊賓為主即大夫多
 尊東不足容則亦當以上經堂而東面之例例之尊東南面之
 外以次轉而東序面此理之正者張氏惠言云賓位戶牖間
 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也盛氏世佐云此為射之席在賓之
 眾賓繼而西故有東面而移也盛氏世佐云此為射之席在賓之
 也序之制狹於序賓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賓之席四丈八
 尺有非右一開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
 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於主人之北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
 十賓之正位也必矣胡氏肇昕云此北而南者多不得其故賈
 疏之說本不可從而致氏直決以眾賓三句解者多必有西序
 之席北上者是以記為不可信矣蔡氏德晉謂如賓多容有西
 於而序者堂上眾賓立位而誤為席則尤非矣細釋記與注之文
 述乃西階下眾賓立位而誤為席則尤非矣細釋記與注之文
 張氏盛氏謂由地狹不容因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其說
 當矣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卿之位
 在賓西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焦氏以恕云筵席之制短
 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
 序之制未詳東西闊狹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於中者既

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獻用爵其他
 明矣或者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面未可知也

用解爵尊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
起言起必酢主人

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薦脯用籩五臠祭半臠橫于土醢以豆出

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

於人為縮臠廣狹未聞也疏正義曰注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

古文臠為臠今文或作植疏正義曰注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

鄉飲記音義正之此酒記作五挺注云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

注云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

左胸右末是臠長三尺而中屈之也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

胸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半臠則不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

文或作植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案臠當作臠挺皆當
 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臠本亦作臠臠當作臠挺皆當
 字鄉飲鄉射注挺穢互訓說文穢本亦作臠臠當作臠挺皆當
 凡才飲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臠本亦作臠臠當作臠挺皆當
 直貌焉蓋臠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杖之穢一枚或謂之挺皆取
 之後人因其為脯脩改木从肉耳古文穢為臠者段玉裁云臠

聲找聲同部也惟截為大變與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截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櫛如脂膏臄敗之臄是也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於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

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腩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

謂前其本右體周所貴也疏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

若有尊者則俎其體也疏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

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也云貴骨也云賓俎用肩主人用

臂尊賓也者肩胛肱為前三體祭統云周人貴肩賓用肩是尊

賓也云右體周所貴也者此對左股而言也云若有尊者則俎

其餘體也者張氏爾岐云尊者當作遵者經云大夫凡舉爵三

若其尊者此所指也大夫也餘體謂膾若膊若胙也

作而不徒齎謂獻賓獻大夫凡奠者于左欲其妨將舉者于右

便其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疏正義曰張氏爾岐

舉也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疏正義曰張氏爾岐

時主人唯謂長者一人洗齎愚謂此若其黨疏云獻三賓之

為眾賓統一洗但辭之者一人耳若其黨疏云獻三賓之

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疏正義曰張氏

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其言

略與鄉飲酒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其言大與

此經違則非矣此經所言遵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

其儀亦無以異於介房在其為如賓禮乎益大夫之禮宜降於

賓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為隆殺又經惟屢見大夫禮而略不

及公則無諸公明矣記乃著有諸公之禮皆似失之盛氏世佐

云經不見如賓禮之儀略也猶賴此記之存得以考其隆殺之

中其賓介明樂作大夫不入後樂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

其差等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

於賓黨鄉飲酒記曰疏正義曰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

與立者皆薦以齒疏正義曰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

薦故引鄉飲王笙一和而成聲也爾雅曰笙一人吹和凡四人

酒記以證之笙一和而成聲也爾雅曰笙一人吹和凡四人

正義曰敖氏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

笙之辭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笙之入也以將射

之故不奏之郝氏敬去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

也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

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盛氏世佐云此當以注說為正

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眾而高也

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

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笙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皇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

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樂書曰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以眾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私言哉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笙之管應乎律大豈鄭一人之私言哉

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注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笙若簫若箏若管若箴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今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若管若而和也宋李照作樂聲識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何以能師其意而作而後有歌於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者夫有志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歌於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為千古以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為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為千古論樂之原本也笙特人音之十一非歌乃人聲也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也記曰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況此篇無升歌笙閒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敖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胡氏肇斯云盛氏駁放郝以仲注說其識疑矣但其所引證亦多謬誤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舍人注云大笙音聲眾而高也小者聲相和也郭璞注

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

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疏正義曰

文無與笙者胡氏承琪云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而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

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立者東面北上賓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眾賓齒盛氏

黨疏世佐云此謂堂下眾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司正

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

者也前戒謂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請射之前戒之敖氏云三耦先射請戒之誘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

當誘射故也誘射有教之意故以少者為三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而張氏爾

岐云請射于賓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面便其疏正義

之前即戒之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面便其疏正義

射取弓挾矢取扑經皆著其在階而惟誘射說改取一个司射挾之則著其適堂而蓋堂而與階而相近記故統而言之

是書經義疏義十儀禮正義十

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解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而階

疏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敖說非注云著並行也者敖氏云謂

此時司馬命張侯及倚旌乃在相繼為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

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

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

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

故記著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

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遷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

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

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為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

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琪云案經文云司馬

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

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

是而階前然則今文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

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

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

豕志在君臣相養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

其畫之皆毛物之疏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案此乃疏文誤入皆

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解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而階

疏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敖說非注云著並行也者敖氏云謂

此時司馬命張侯及倚旌乃在相繼為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

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

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

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

故記著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

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遷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

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

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為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

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琪云案經文云司馬

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

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

是而階前然則今文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

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

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

豕志在君臣相養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

其畫之皆毛物之疏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案此乃疏文誤入皆

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解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而階

疏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敖說非注云著並行也者敖氏云謂

此時司馬命張侯及倚旌乃在相繼為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

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

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

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

故記著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

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遷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

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

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為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

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琪云案經文云司馬

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

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

是而階前然則今文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

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

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

豕志在君臣相養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

其畫之皆毛物之疏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案此乃疏文誤入皆

謂以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又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射侯者獸名也獸有羆豨熊虎後鄭注云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之禮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大射禮豨作干讀如宐豨宐獄之豨豨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豨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又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又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引此記為證又云息者休農息老

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孔氏穎達射義正義曰射二為賓射諸侯及卿大夫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惟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豨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張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曰大侯二曰穆侯三曰豨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穆侯豨侯也大射之侯皆用五正三正二正中而居其一其賓射之侯謂之正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用圭正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若天子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豨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若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與燕射各以其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獸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者此謂記言鄉射而以燕射之獸射為言故明之也張氏曰此鄉侯當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獸射為言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為異耳盛氏世佐云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射之禮燕禮曰若射則如鄉飲酒之禮蓋諸侯以上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自鄉射等而上之也大夫以下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

是詩巫罕責貴扁

儀禮正義十

自燕射等而下之也故獸侯之名通乎上下而鄉射之記兼及
 王侯皆以此耳圖說曰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
 則因鄉射之侯注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云由是云
 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者盛氏世佐云
 凡侯中棲之以皮曰鵠司裘所云設其鵠是也畫之以采曰正
 射人所云五正三正二正是也塗之以土曰質此記所云白質
 赤質丹質是也各隨其所宜而命之其實皆射之的而已梓人
 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中之總名也鄭解此質為
 質地之質非凡侯皆以布為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
 曰布者明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麋二侯之非
 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麋二侯之非畫可知矣或
 謂凡侯皆以布為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
 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
 侯既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采則無以別
 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畫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
 於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畫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麋之屬皆獸
 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焉又以見此
 經義聞斯錄曰案射侯皆以布為地故大射儀注云侯謂所射
 布也天子諸侯以皮飾側故考工記謂之獸侯惟大夫士不飾
 皮故此記云大夫布侯士布侯也然云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則
 熊侯麋侯非畫可知畫者丹質故非畫者則白質赤質也人有

大夫士之異獸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
 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皮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
 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有的質也毛公解是詩為燕
 射則所謂質者即指白質赤質丹質之質漢初訓詁簡括不備
 引此經耳質侯中志射之處其猶大射之鵠賓射之正與注解
 為地非矣又云熊侯用熊皮麋侯用麋皮將何以別於大射之
 皮侯乎考工記何以特謂之獸侯乎蓋大射用虎熊豹麋之皮
 飾侯側而中又方制皮以為鵠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亦用
 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用布畫五采以為正故曰五采之
 侯燕射則天子諸侯張熊麋皮而中設質焉大夫士則畫虎豹
 鹿豕於布亦有獸之形故統曰獸侯又云禮謂之質詩謂之的
 說文謂之璋云射桌也讀若準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
 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鼻謂之鵠著於侯中所
 謂皮侯疑臺乃璋之誤故釋文云本亦作準也疏解臺作質云
 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為質又案小爾雅謂之鵠解臺作質云
 說文桌射準的也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於正鵠
 之處耳者賈疏云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
 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
 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胡氏肇所云經於熊麋侯不言畫則以
 熊麋之皮飾其側耳畫者唯虎豹鹿豕云君畫一臣畫二陽奇
 陰耦之數也者以天子諸侯唯熊與麋大夫則有虎豹士則有
 鹿豕是取陰陽奇耦之數也經義聞斯錄曰其云大夫畫以虎
 皇清經解

儀禮正義十

豹士兼鹿豕也注說涉附會胡氏肇昕云案郝氏亦云畫虎則
 無豹畫鹿則無豕非一侯畫二物也敖氏云一侯而畫獸二者
 亦宜夾其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其說亦非云燕射
 射熊虎豹不忌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着者此鄭謂
 用熊虎豹麋鹿豕之意也胡氏肇昕去鄭氏司裘注云用虎熊
 豹麋之皮示服猛豕之惑也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較此注為
 精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謂所畫者皆毛物也方氏苞云謂象
 其淺淡純駁凡畫者丹質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之物色也疏正義曰案注以畫爲畫雲氣且畫者總以丹采其地
 疏言丹質謂丹采其地非也考經文於熊侯曰白質麋侯曰赤
 質則丹質者自謂大夫士之布侯也大夫與士同爲布侯則同
 爲丹質而虎豹鹿豕又皆以畫故以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
 之處也此注多誤後儒故多駁之敖氏云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
 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異也姜氏兆錫云據本記白質
 爲天子之熊侯赤質爲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屬大夫士虎豹
 鹿豕之侯經云凡者凡大夫與士非並凡王侯也孔氏廣森云
 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
 利射革與質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質赤塗中以為質凡大夫士
 爲侯白塗中以為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為質於大夫士
 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為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

君之獸侯亦真獸皮爲之所射自楹閒物長如筈其閒容弓距
 別於皮侯者在質與鵠耳

隨長武 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楹閒中央東面之節也物謂射

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謂之物者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

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

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疏正義曰注云自楹閒者謂射於

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疏庠也楹閒中央東面之節也者

張氏爾岐云榭鉤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爲東西

之節注謂射於庠恐未是云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

榦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者郝氏敬云物長如

筈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爲跬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

也云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者敖氏云其閒容弓爲從

畫言也胡氏肇昕云物長如筈爲從畫言其閒容弓者謂上下

射各履一物兩物之閒相去容弓六尺也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

閒謂兩物相去申閒可容弓六尺也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

空一步以便射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

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者敖氏云射者南面還視

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

故名東端爲距西端爲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隨之也距至也

隨猶從也郝氏云左足先履物距其外而右足來合曰隨足跡

曰武武長只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盛氏世佐云

其物也。敖氏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是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亦有意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之說盛氏謂其非記意也。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
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也。此翻庶也。翻亦所以進。長脰者，糝者，糝也。杠，撞也。七尺曰仞，鴻鳥之。疏正義曰：注云無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者，無物者，無物者。郝氏敬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未命者，旌無帛則不得畫物。姜氏兆錫云：旌各以其物，卽司常職當九旗之名物。之物故云多以其物而無物，則以朱白羽糝杠乃因不命之士無九旗之名物而爲之也。注誤解物爲糝帛，卽物之詞而不自知其率矣。盛氏世佐云：長短別之，則所謂順而爲之，詞而不自知其率矣。盛氏世佐云：春秋傳曰：「采謂之物，采卽糝帛也。糝帛非一色也。郝謂帛上畫物似失之，姜以物爲名物之物而究不能指言何物，不如仍以大夫士建物之文爲證也。云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眾者賈疏云：此據下文士與國中翻旌也。下云國君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異也。翻非直用之於獲喪大記君葬時執翻居前，詔領虧亦所以進退眾人也。云糝者，糝也者，敖氏云以白羽朱羽相糝而綴於杠。」

之首亦象析羽爲旌之意也。張氏爾岐云：「不命之士不得用物，則以赤白糝羽爲翻旌，以射姜氏兆錫云：糝訓爲糝，不可解糝謂交纏之也。胡氏肇昕云：「姜說無據。大夫士建物，糝帛爲物，無物則以白羽朱羽糝綴爲旌，亦象其糝帛之物也。故注訓糝爲糝說文無糝錢氏大所以爲卽粗字考說文粗糝飯也。段氏玉裁曰：倉部曰：「鈕糝飯也。廣韻曰：「鈕亦作粗，然則鈕糝飯也。段氏玉糝飯字也是。粗本爲糝飯之名，引伸之凡糝亦可曰粗。丑聲與柔聲古音同部也。云杠撞也者，後漢書馬融傳注云：「撞者旗之竿也。故禮記檀弓以練綈旌之杠注又云：「杠竿也。云七尺曰仞者，賈疏云：「此無正文。王肅則依小爾雅疏證曰：「仞數諸儒各異，漢曰仞所見不同也。胡氏承琪小爾雅疏證曰：「仞數諸儒各異，漢書會貨志注又引應劭以五尺六寸爲仞，此仍與七尺曰仞者合。蓋用八寸爲尺，以七乘八故爲五尺六寸。仞此仍與七尺曰仞者七尺曰仞，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岐孟子注八尺爲仞，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牆止高七尺，尤難信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郝氏曰：「脰頸也。鴻大鴈長頸云：八尺曰尋者，賈疏云：「此亦無正文。胡氏肇昕云：「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說文云：「尋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一切經音義引淮南天文訓曰：「尋以八相生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是皆以八尺爲尋也。張氏爾岐云：「其杠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縫帛爲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氏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

皇青徑解賣扁

儀禮正義十

上

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
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謂縫帛為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
尋之上也此與經云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杠長
二丈一尺韜於二尋之上則所韜者五尺矣方氏苞曰二尋以
上乃韜則所韜五尺也曰韜上二尋其制已明而曰以鴻脰則
五尺中必微曲如鴻之脰也云今文採為縮韜為翻者胡氏承
說文韜韜飯也引伸之為凡相禱之稱丑聲柔聲竝通故又變
為糗今文糗為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其蕭茅鄭大夫云蕭或
為茜茜或為糗是也鄭以糗縮聲雖近而縮字無襍義故不從
今文韜為翻者亦聲近假俗鄭凡挾矢于二指之閒橫之二指
以韜義為正故亦不從今文賈疏云第二指為會指左傳云子
以會指將指挾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第二指為會指左傳云子
吳王闔廬傷將指是也敖氏云云凡者謂挾矢或多或寡其法
皆然寡則挾以會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
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韋氏協夢云會指將指之外除兩臂指
有拓弓鈞弦之事其無名指小指皆可挾矢挾一個者挾於會
指將指之閒挾四個則分挾將指無名指之閒挾五個則又分
挾無名指小指之閒也褚氏寅亮云無問矢之多寡挾之總於
第二指第三指之閒故不曰指閒而曰二司射在司馬之北司
指之閒敖氏謂多則餘指分挾之失記意

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將升堂而有事

之時記蓋大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疏

略言之耳正義曰敖氏云始射謂第一番三耦射時復又射也前言復謂
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中則
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
射難以相飲亦不可以徒釋之也至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
乃可以釋獲及第三射則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為節也此皆行
事有漸且示先質後文之意吳氏廷華云第一番射未釋獲第
二番射始釋獲第三番射又釋獲故曰復復當據第上射于右
三番射言又第三番始用樂曰復者對樂賓時言

於右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上射于右榴長如筈博三寸厚寸

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

取矢於楅上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

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注司馬左右誤作

左右司馬云博廣也者敖氏云長如筈兩端相去之度也盛

氏世佐云楅承矢架也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乘矢
之橫木也蓋楅身屈曲如蛇交必以此木橫設於上乃可以安
矢云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者楊氏復曰兩端為龍

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為蛇身兩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敖氏云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為識且以飾也上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兩木屈曲為之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為之者象弓也盛氏云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為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賈疏引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於背郝氏云韋皮也當中也與檔通中衣袴曰檔兩腹如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褶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鞞之如襪也姜氏兆錫云以當為福衣固似但謂當為直心背之衣則當須讀作襪而履攷字典初無福作當之文即當字義解數十條又無通當作襪之義也况本記以福字領起全文下文又著福字覺上下文義不協而獨以福髮二字合於下節義例爾復未安或讀當為當車之當當福為句髮句謂韋當福中而色則髮也此於義為穩安從之盛氏云當底也韓非子曰玉卮無當是也以此為底防傾欹也注誤敖說尤繫胡氏肇斯云釋名釋衣服云襦襦其一當胸其一當背是直心背之名曰當也鄭以當為襦者蓋古人字少得相假借且襦襦之為當字為之姜氏據後世之字書律古人之俗義可謂妄矣又後漢書鮑永傳有當匈李賢注云當匈以韋為之是襦之通作當又有明證姜氏何考之未審耶考楊氏禮圖福之制兩端作龍

首中為蛇身兩兩相交以丹韋為當設於其上以承矢楊氏本於注說注必有據也敖氏乃以上端為首下端為尾不知福者橫設非直設也有兩端之形無上端下端之形也盛氏以當為底引韓非子以為據竟不知當之形何若其用韋於何所也且福之分承乘矢者經不得不一明之也是其說皆不可從當以注說為是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楊氏云以丹韋為當則四分矢福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而委之於其上也

髮赤黑疏正義曰福髮橫而奉之校勘記云奉釋文唐石經徐漆也疏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朱子曰拳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云拳亦非是石經考文提要曰拳訓曲言制福之法漆而橫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更設韋當於其背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非設福時兩手奉之也釋文明注拳音權通解但云拳當作奉而注仍作拳不改字案朱子云拳當作奉則未嘗改經也今本通解經文竟作奉卻於疏末綴福橫而拳之五字疑非朱子原文也盛氏世佐云此再言福者以其通體言也若以韋當福為句則髮但為韋色不知福體更作何色邪注云髮赤黑漆也者案髮之本字作髮云髮亦今關東俗謂之捎髮捎即髮聲之轉耳以髮物皆謂之髮不限何色也鄉射禮注云赤黑髮也巾車注云髮謂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漢書中庭形朱殿上髮髮面都賦謂之形庭玄墀然

是考經解賣扁

儀禮正義十

三

則或赤或黑或赤黑兼或赤多黑少皆得云髮張氏爾岐云福
 用漆為飾設之者橫而奉之南面坐奠中庭其南北與洗相直
 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中人當刑之今鄉
 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撻疏正義曰撻者中人本意在
 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撻人凡射時中人當刑之者以矢中
 射與注云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中人當刑之者以矢中
 人為過之者本當刑之但其本意在射非故有傷害人之書
 也故僅用撻於中庭鄭引漢時鄉會眾賢事以證之也引書
 賓主大夫無撻理或為眾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
 三耦及諸執事設也賓賓在三人之中者也經言賓主人大夫若皆
 正義曰撻氏云眾賓在三人之中者也經言賓主人大夫若皆
 與射之禮則是賓主人大夫或有時不與矣此記又言眾賓不
 與射者不與皆以堂上者言也以是觀之則堂上者可以不與
 而在下之眾賓無有不與者乎褚氏寅亮云大夫尊不與射不
 降可知嫌眾賓不與射因賓取誘射之矢者就拾取矢而后兼
 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取誘射之矢者就拾取矢而后兼
 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疏正義曰賈疏云不
 已之乘矢反位東面望說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
 變為敬故不相因朱子曰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

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
 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撻氏云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
 則見其於就拾取己矢為之吳氏廷華云己之四矢一遞一
 取故曰拾後者就拾取己矢為之吳氏廷華云己之四矢一遞一
 不言拾疏云東面望者謂東面而位相望也張氏爾岐云注所
 謂反位已者非司馬西南東面之位乃福東面取矢之位前經
 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者也但彼處疏云是下射取之此乃
 云上射未審何者為是盛氏世佐云此注顯與經背當以朱子
 及說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擯賓
 為正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疏正義曰撻氏云擯謂以辭贊之射時
 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擯升降則取矢亦當然也將擯而去
 於射者賈疏云司馬本是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
 擊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疏正義曰張氏
 首向前也盛氏世佐曰此於奉之者為縮注云前足跪者象
 教擾之獸受負也者賈疏云服不氏教擾猛獸不堪受負其有
 合負物者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令駝受負則四足俱屈之
 類也胡氏肇昕云孔穎達禮記投壺正義曰中之形刻木為之
 狀如兕鹿而伏背大夫降立于堂而以俟射尊大夫不使疏正
 上立圓圈以盛算

曰張氏爾岐云賓主人大夫同時降賓主先射大夫且立於堂
 而其耦在射位侯當射大夫乃就其耦升射韋氏協夢云尊者
 事至乃為之故大夫立於堂而不立於射位優之也若然則
 大夫未射侯射至乃降亦可必先降者賓主人既降而大夫獨
 立於堂上則是以尊者自大夫與士射袒纁纁不肉袒疏曰正義
 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釋文亦作薰前此薰當作薰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薰張氏以
 纁纁校勘記云纁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薰案宋本
 釋文亦作薰前此薰當作薰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薰張氏以
 文纁皆作薰則此薰當作薰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薰張氏以
 為誤說同石本且釋之日薰讀為纁古字通用也始不免郢書
 而燕說矣胡氏肇所云據說正可證古本皆作薰非石本之
 誤盛氏反庶教之非適見其陋○敖氏曰袒纁纁尊者不見體
 也禱先著於衣內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
 乃以與士射為言者嫌為下射或當統於上射不立異之也吳
 氏廷華云裏衣上加禱禱為耦少退于物既發則然疏正義曰郝
 士為大夫耦則士居右物為上射每既發一矢輒少退辟尊也
 敖氏云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然則似
 未必有此少退於物之儀也且侍射於君乃退於物尊君也大
 夫之耦此禮亦不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盛氏世佐云此亦
 貴貴之禮則然云少退則與侍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
 君射之禮有閒矣敖氏議之非也

者釋弓矢

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於
矢耳然則擯升降不釋疏射未畢而釋弓矢惟此

二事故記

者併言之也視算而去弓矢者為射事已因去扑之

節而并去之也

獻釋獲者而釋弓矢者為有洗酌荅拜等事故

也二者之禮

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謂以

禮樂射也

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

節比於樂

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

無侯張獸皮

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

蒐狩以閑之也

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

於澤然後卿大夫

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何以然

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

囿中勇力之取

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

所於行禮其射

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

張五采之侯

正義曰注不待中為雋也校勘記云雋徐侯賓射

義脫升字凡祭

取餘獲陳於澤凡要義作已與單疏述注合取

子將祭必先習

射於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得與於祭是射

澤必在祭之先況禽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

已字非也許氏

宗彥云苟非已祭何稱餘乎當作已嚮之取也

是壽經罕賣編

儀禮正義十

左

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敖氏云：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也。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者以其合於禮樂為主，不以中為雋。故曰：不主皮也。云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者此主皮之射若禮射，二番不勝三番仍升射也。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者，敖氏曰：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皮而射之，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此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云：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為確。胡氏肇昕云：論語禮射不主皮，馬融注曰：主皮能中貫革者，確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子曰：主皮。鄭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主皮為田獵之射，亦在鄉射五物之中。特為庶人言之耳。陳氏祥道謂：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或用之以詢眾，庶用之於詢眾，庶亦非其也。和之曰容，之後則主皮。孔子譏之，是也。至貫革之射，見於樂記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是也。至貫革之射，見於樂記乃軍旅之射也。周禮司弓矢所謂射甲革，樞質是也。與主皮之射各別。朱子注論語合主皮貫革為一，不及馬鄭說之精。敖氏張氏從之，誤矣。引尚書傳者，此伏生尚書大傳之交自戰鬪至

揖讓之取也。鄭引之，疑其為主皮之射也。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者，朱子曰：蓋謂取蒐狩之餘獲，陳於澤，今之中者，鄉雖不於行禮，其射又主於中。此主皮之射與者，言澤雖習禮之處，非其射則又主於中。是非所於行禮，故疑其為主皮之射也。而主亦飲于西階上。就射齊而飲也。已無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罰齊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臠若肺，路穀之折。疏。正義曰：校氏刪經，臠字其正，誤曰：今本肺下有臠字。繼公謂：臠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臠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臠字。今據以刪之。周學健云：臠在折中不應又出臠字。但賈疏自作有臠字，以解之。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案此與鄉飲酒介俎。臠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臠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臠字可刪。而此經無衍字。不可去。又大射注云：卿折俎，用脊脅臠。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注云：臠若肺，路穀之折。用臠無臠。折以大夫之餘體者，張氏爾岐云：見科取其一，不定。有臠則用臠無臠。則三者皆可。用之。唯視大夫之有無，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氏廷華云：記止言臠，則不用臠。路不可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臠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得用臠。不必易臠。用臠盛氏世佐云：士虞用專膚為折俎。注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是。壽。巫。淫。賁。扁。儀。禮。正。義。十。

也體盡人多折骨為之又特牲主婦俎穀折佐倉俎穀折然則
 體盡人多乃折牲體以充俎今此唯賓主人用肩胛其餘體尚
 多而獲者之俎用折者獲者賤也折謂自膺以下也脊脅骨多
 不須折言孺於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謂無大夫言之耳
 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也記若云獲者之俎脊脅膺折肺
 豈不文順而意顯今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
 因大夫多而然也又以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
 下皆可折以為俎不限於膺也東方謂之右个為面也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此明經之左个右个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
 个則西方謂之左个矣○校勘記云注鄉堂堂誤為黨釋獲者
 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肺皆謂折肺也祭肺也以言疏正義曰
 皆獲者也者謂獲者與釋獲者之俎同也云祭肺也以言肺
 謂折肺不離嫌無祭肺者敖氏云經於二俎已見其有祭記復
 言之者以此云肺嫌為祭肺也是以明之二俎有離肺復有祭
 肺者為獲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遂因之亦加祭肺一
 也盛氏世佐云此及上文所謂肺皆舉肺也祭則祭肺也祭祀
 之時二肺俱有祭肺者為獲者之祭侯而設也釋獲者之祭肺
 舉肺復有祭肺者為獲者之祭侯而設也釋獲者之祭肺亦有祭
 則又因獲者之禮也獲者之祭侯而設也釋獲者之祭肺亦有祭
 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疏正義曰張氏兩岐歌騶虞若采蘋皆

五終射無算也謂眾賓繼射者眾賓無數疏正義曰賈疏云用騶
 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節一節一終故云五
 終也方氏苞云疑賓主人眾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並宜
 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為別
 義不可通韋氏協夢云經止言歌騶虞此云歌騶虞若采蘋者
 補經所未及也疑行鄉飲禮於賓賢能則用騶虞注所謂有樂
 賢之志取其相宜是也若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行
 此鄉射之禮則用采蘋以鄉大夫或來也盛氏世佐云騶虞說
 見前采蘋卿大夫賓射所歌也故亦得用之然則諸侯之州長
 歌騶虞若采蘋與五終即周禮所謂五節騶虞亦不知此正與周
 偕乎蔡氏德晉云繁先儒皆以此為與周官異不知此正與周
 官互相發明耳周官玉射以騶虞九節大夫射以采蘋士射以
 采蘋皆五節今鄉射乃士禮則用騶虞五節大夫射以采蘋士射
 樂自天子以至鄉射皆可用騶虞可達於天子但大夫士但其
 節當五終耳推之則采蘋可騶虞可下達於天子但其節則當九
 終可知也胡氏肇斯云右氏謂賓主人眾賓射皆歌騶虞大夫
 則歌采蘋其說疑可從大夫或來或不來賓射皆歌騶虞大夫
 虞記則為古者于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
 補言之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
 道古也疏唯徐本同此○教氏云言古者以見周禮之不然古
 是詩巫罕實扁儀禮正義十

謂殷以上也于旅而語以敬殺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古者蓋謂周之盛時也然則記之作也其在春秋之際乎胡氏肇所云敖氏以禮經為周公所作故謂古為殷以上也但經為周公所作記則孔子與七十子之所作也觀論語子曰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與此之追道古初以慨凡旅不洗敬不洗者今時者相似則古當謂周之盛時為是

不祭盛既旅士不入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疏正義曰注從正禮本不作後通解作從張氏爾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疏正義曰校岐云從正禮當是後正禮大夫後出其賓主之禮疏正義曰校主人各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主人送賓入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大夫乃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疏正義曰校氏云大夫雖多亦唯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尊賓于介則否以解此經唯拜送大夫之長其說未安方氏苞云鄉射眾賓出主人皆拜送况眾大夫乎韋氏協夢云再拜送大夫合眾大夫鄉侯上個五尋上個謂最上幅也入尺疏正義曰而拜送也

布四丈者以五乘入得西丈中十尺幅廣二尺二寸疏正義曰也張氏爾岐云橫長之數

考工記曰梓人為侯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即方也盛氏世廣與崇方謂中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即方也盛氏世分之二蓋方三尺三寸有奇矣正鵠亦然但其尺則隨侯中之大小以為準耳張說非郝氏云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心視侯道遠近為廣狹褚氏寅亮云布幅之廣當以漢志二尺二寸為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為三丈二寸俱未的注考工記校勘記云工誤作功云方者也用布五丈者張氏曰廣崇皆十丈布幅廣二尺故用布五丈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疏正義曰侯道五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者為方侯道五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疏正義曰注宜用射器也校勘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為肱也疏正義曰注宜用射器也校勘解楊氏俱作於射正二寸者諸本俱無者字唯監本同此通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道以狸步也六尺為步弓之制與步云以狸步張云侯是量侯道以狸步也六尺為步弓之制與步相應侯之取數宜於射器故此經不云狸步而云弓也云正二寸者散中之博也考工記弓人云焚解中有變焉注云焚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散之散謂弓附把側骨之處博二寸鄭氏是考巫存實扁儀禮正義十

此注作駁用其所改之字也正之數取於駁中之博故二寸褚
 氏寅亮云此中一丈三分其一以為鶻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
 弓之侯中丈四尺鶻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寸弓之侯申丈八尺鶻
 六尺張氏爾岐云侯之遠近五十寸每弓取二寸以為侯中之
 數故十尺也云今文改弓為肱者胡氏承璜古今文疏義曰案
 古肱字本作左與弓字為同音假借故駁臂子弓駁姓臂名當
 字左而作子弓左傳邾墨肱公羊作黑弓皆其例鄭
 云侯之所取數空用射器故不從古文改作肱也
 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疏正義曰賈疏云身為中上
 幅也謂布各二丈疏中下各橫接七幅布者也倍躬以為
 左右舌謂上左也居兩旁謂疏疏義曰張氏爾岐云即最上四
 出各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
 一丈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寸以此為衰也凡鄉
 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寸以此為衰也凡鄉
 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寸以討道七十寸之侯用布二
 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寸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半其出於躬者
 之侯用布二十六丈疏云也躬徐本作射似誤用布二十五丈
 二尺用徐本作田誤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者
 張氏爾岐云用布三丈橫綴下弓之下左右出於躬各五尺云
 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象臂下象足中人張臂
 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寸以此為衰也者叔氏曰下

舌所以半上舌者慮其植之妨於往來者也下舌之長若如上
 舌則兩植相去五丈六尺有餘矣故須半之也盛氏世佐云侯
 制上廣下狹便射也蓋侯植於庭而射者從堂上射之則其所
 平視者侯中以上而已其下無取乎廣也禮器云天子之堂九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堂高於庭之度也侯之下網
 去地僅尺二寸下舌所以半上舌者始為是與注說非放說亦
 似迂胡氏肇昕云鄭注考工記梓人亦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
 象於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考侯之為字從人從
 尸象張布矢在其人則取象於人也凡侯之名曰躬曰左右
 舌上舌下舌皆於人身取之則象人之說鄭有所受之矣盛氏
 駁之非也云凡鄉侯用布十丈數起侯道五十寸以討道七十
 疏云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總用布四丈上下躬總
 下三丈是通用布十丈也云道七丈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
 丈二尺者賈疏云中七幅幅丈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
 用布五丈六尺上五丈六尺下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
 丈二尺也云道九十寸之侯用布三丈六尺者賈疏云中九幅
 幅丈八尺用布十丈六尺上五丈六尺下四丈二尺通用布
 上亦七丈二尺下五丈四尺通用布三丈六尺也箭籌八
 十箭篠也籌算也籌八寸者略以十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箭
 耦為正貴全數其時眾寡從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箭
 者籌徐本楊氏俱作筭其時眾寡從賓上賓字徐本通典通解
 俱作筭云箭篠也籌算也者張氏爾岐云箭竹也以竹為籌
 是詩經罕見篇儀禮正義十

釋獲者所執之算也云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
 眾寡從賓者張氏云人四矢耦入籌也敖氏云上記云射無算
 而箭籌惟止於八十則是此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釋獲者
 之執算各視射者之矢數盛氏世佐云經云釋獲者執鹿中一
 人執算從之此記云箭籌八十以一人所執言也中一個釋一
 算射者未必皆中故經又云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則此八十籌
 固不止供十耦之用矣如不足則射器之納於長尺有握握素
 堂面者可復取也豈必以十耦為限哉說非長尺有握握素
 握本所持處也素謂疏正義曰注刊本一作膚校勘記云徐本
 刊之也刊本一作膚疏通解楊氏刊本無惟字與單疏標目及述
 注合通典作刊本一作膚疏通解楊氏刊本無惟字與單疏標目及述
 云刊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刊本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
 故疏述公羊而曰引之者證握膚為一也云握者亦見其所握
 者敖氏云尺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所握
 處也張氏爾岐云握四指即四寸算長尺四寸云素謂刊之也
 者郝氏云握素謂手捉處刊使素外加髮飾也張氏云其四
 寸則刊之使白也云握本一作膚者惠氏棟古義曰張稷若節
 解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
 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
 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為刊本一讀是也謂一膚指握
 胡氏肇昕云惠說非也張氏謂握本一讀是也謂一膚指握
 字有作膚者非也作字係後人不得其解而妄加之也下記云

刊本尺此注云刊本一膚句法相同盛氏謂刊本一膚謂刊此
 箭籌之本一膚耳是也賈疏云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膚寸而
 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
 曰扶一指案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也楚拊長
 如筇刊本尺持其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通典作持○章

本尺亦刊之使白也胡氏肇昕云楚拊者學記云夏楚二君射
 物收其威也拊與夏楚蓋其物相同故拊亦曰楚拊也君射
 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筇既發則答君而俟答對也此以下

射則疏正義曰敖氏云君為下射者降尊以就卑則不立與卑
 為下疏者序而從尊卑為耦之常法也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
 失其主位也射賓也答君謂東面而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

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注云此以下禠記也
 者韋氏協夢云禠記燕射大射之儀蓋因射而類及也云今文
 君射則為下者胡氏承琪云言君射則為下射者謂君就下射

之物大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適堂面袒決遂執弓稽三挾一个
 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一筇東西立注云不敢與君併東面立
 鄉君也即此記所謂君射則為下射也鄭氏待於物一君樂作而

后就物君袒朱縞以射尊疏正義曰郝氏云君樂作而后就物
 是書經原實編儀禮正義十

為耦者肉袒也教氏云樂為奏狸首也此記先言樂乃後見君
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即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
壺之禮因飲酒而為之於其再說未安記於鄉射附載君射
儀即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耳燕禮附載射語亦
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
射即乎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
樂行乎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
物不致褻也大射儀曰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
蓋以巾拂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儀禮釋官曰小臣見大射儀
周禮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若飲君如燕則
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受若飲君如燕則
夾爵謂君在則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復自酌於
謂夾君爵而自飲也射儀考之飲君之禮其所以異於燕
賓之餼解者非獨夾爵而已記但以此言之亦大略之說也盛
氏世佐云如燕謂自降洗升酌以至酌膳下拜諸儀皆如之也
則夾爵此異於燕者也侍射者先酌自飲乃酌膳奉君君飲
說又酌自飲故曰夾爵燕禮賓餼解于公惟先自酌而後君飲
非獨夾爵而已者燕禮賓酌膳坐奠于薦南拜畢反飲而此則酌
膳以致侯公卒解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
進受之亦其異也

羽糅 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翻旌獲白羽與朱

通以 兩見二十一卷有為字二十卷無為字豎俱為字豎作豎

不在 國中故國中是燕射燕在寢故也云以翻旌獲白羽與朱

者賈 疏云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云以翻旌獲白羽與朱

為縉 古文無以者胡氏承琪云古音皮讀為婆縉讀為縉皮縉

聲之 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為獸名必有縉或縉說文曰

縉豎 蓋假借字故不從縉為縉縉者亦聲近故縉說文曰縉

引作 或籤或縉縉者亦聲近故縉說文曰縉縉者亦聲近故縉

之古 文無以者胡氏承琪云古音皮讀為婆縉讀為縉皮縉

鳥獸 之名以多假借如縉縉者亦聲近故縉說文曰縉縉者亦聲

文作 之非必以多假借如縉縉者亦聲近故縉說文曰縉縉者亦聲

以旌 獲於郊謂大射也如射於大學或曰小射於郊則闕中

唐以 闕析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如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

是俗 字小云大射於大學者賈疏云據諸侯而言也天子亦作

則或 曰如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或曰驢

是書 經解實扁儀禮正義十

王會於竟則虎中龍旌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
 解文於竟則虎中龍旌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
 云虎中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盛氏世佐云諸
 侯相朝於是乎有賓射賓射不必於竟也天子賓射在朝則諸
 侯可知矣於是會遇也曲禮曰諸侯亦以賓射相見曰遇相見於
 卻地曰會是也嘉樂不野合謂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
 言也春秋傳云嘉樂不野合謂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
 樂之謂故得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牛獸名似疏正義曰大夫
 行於竟與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差張氏爾岐云大國小國
 而言大夫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獲牛獸名似疏正義曰大夫
 大夫命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獲牛獸名似疏正義曰大夫
 雅釋獸云兕似牛劉氏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者爾
 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
 制鎧古者射兕以服猛故又比戰士鹿中翻旌以獲謂小國
 也夫兕中兕以善服觸故又比戰士鹿中翻旌以獲謂小國
 物也翻為旌以獲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氏字俱有今本並脫
 注也古文無以獲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氏字俱有今本並脫
 五字一故氏云今俱脫徐本通解俱有通典引謂小至無物十
 各以其物無以獲者胡氏承琪云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不從注
 云古文無以獲者胡氏承琪云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不從注

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疏正義曰
 否謂人臣不為射主於國中君有射於國中君有射於國中
 為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公宮
 州之國行事焉是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得也此不
 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胡氏肇昕云注臣不習武事於君
 側也一語立尊卑之準定君臣之分得先王制禮之精意於君
 之說故與鄭異乃不自知其謬也焦氏以怨曰春秋二百年中
 臣凌其君者有之臣不自知其謬也焦氏以怨曰春秋二百年中
 以此坊民猶有跋扈恣睢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隘
 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矣云古文有射於國中對大夫士不
 胡氏承琪云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於國中對大夫士不
 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胡氏承琪
 云有之言或也君有射於國中者言君不備故鄭不從胡氏承琪
 士則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君也今文無射於疏正義曰胡氏承琪
 否矣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君也今文無射於疏正義曰胡氏承琪
 者亦以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君也今文無射於疏正義曰胡氏承琪
 文不備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終

儀禮正義十

吳縣吳大彬校
五河郜文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八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一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

二小戴及別錄

皆第六疏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

二也卿大夫

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卿大夫有主事之勞

也方氏苞云

疏所分四類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

朝出聘於鄰國

而還勞之燕一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

肆夏以主君

出迎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

夏以君於是時

始降階而指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立以樂

納其諸有大勳

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親四方之賓

客賈疏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

之燕者其牲狗

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算爵以醉為

度行之在寢

饗禮今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

子之燕禮亦

公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

褚氏寅亮云

待賓之禮有三饗也會也燕也饗重於會此禮別

於燕饗主於

敬燕主於歡而會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
一獻之禮脫履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會於廟燕則
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已臣有燕而無饗會
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歟吳氏廷華
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於彼經故
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兼已臣與聘使言下記及庭之
賓當亦合已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為重故詳重而
略輕耳據郊特牲疏亦以已臣及聘賓為說則二說本無異
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被言入門遂斷為已臣及聘使之
分不知禮莫重於九夏饒竝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
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閒恐

燕禮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雷羣臣也君

臣則警戒告語焉飲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公升就席

酒以合會為歡也皆燕初戒備之事有戒與設具有納諸

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為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

與者校勘記云徐本無戒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注云小臣

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

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

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

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

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雷羣臣也者賈疏謂羣臣雷

在國不行者朱子曰雷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

小臣雷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雷羣臣謂羣臣雷在國不出

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魯頌振鷺之詩是也敖氏云與者羣

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郝氏敬云與燕諸

臣未定為賓皆曰與焦氏以恕云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

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雷在國不行者故鄭公雷羣臣是也至

朱子所云則不同於注疏之說也吳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

後君始命賓此時尚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

無賓也廣戒之耳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君飲會膳羞者也具

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

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疏作露張氏云注云寢露寢案疏露

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露路古

多通用○褚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

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

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

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

乃改饌之恐未然玩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
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
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
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于東房矣此篇但
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
是書經罕賈扁儀禮正義十一

大射儀也至公會禮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者尊賓而向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會禮之異於燕禮也堵案義疏云儀禮具饌或在房或在東面堂下或在門外東西經俱分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亭于堂東北又云視饗而堂下又云亭于門外東方側亭于席門外之右皆是也此經明言寢東而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會膳羞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宰夫燕禮膳宰具饌而公會大夫宰夫具饌者彼會異國之大夫敬之異於己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為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者敖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氏苞云官饌謂籩人醢人庖人外饗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云以其饗在席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敖氏云寢東蓋其東壁之東樂也郝氏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羞由東出也樂

人縣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鐘磬也

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周氏學健云鍾鼓之鍾古皆作鍾後賓

禮無鐘字俗本或作鐘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鍾字放此不悉

校磬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徐本集釋楊氏俱作言與單疏

合○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

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

有法周禮職云掌大司樂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

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此縣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

樂師又監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縣人者即縣人與縣師協

謂之樂人者以其為掌樂事之人而已人者賤辭也方苞云

燕與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

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

之且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人乎凡大祭祀樂備具即事

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與且眠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

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眠瞭非是周

禮眠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瞍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

瞽百有六十人共三百人眠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

是青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十一

不可少諸侯既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
 工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
 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
 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
 工亦有相可知夫馨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既瞭專
 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
 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既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
 官名既瞭當即取為馨既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
 安得專以相工為事乎注云縣鐘磬也者敖氏云此縣蓋在
 階間磬在階南鐘在階北而面建鼓在階東南鼓在階西南
 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
 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開縮雷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也軒
 縣之法見大射禮敖引鄉飲酒禮特縣況之非張氏惠言儀禮
 圖云樂人縣不言所縣注以為常縣新之則此軒縣也大射禮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疏
 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鑄然則大射階西之建鼓應磬
 本東縣之鼓而階東之建鼓則北縣之鼓以東西縣例之蓋北
 縣東上磬鍾鑄鼓以次而西故鼓在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
 縣應朔磬也先擊朔磬應磬應之則東西縣兩聲相應若北縣
 不知有磬與否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
 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

鐘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
 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且依
 大射以俟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設法略於射故用
 先代鼓則此常縣當用縣鼓張氏惠言云大射鼓在階西應
 擊在鼓右又鄉射云縣鼓先擊小後擊大也然則鼓擊之設必擊
 射位移階間之縣於東方即判縣位也縣云階東於堂鄉射碎
 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
 君鄭以大夫推之知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為燕新之者李氏
 如圭云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
 學宮不常縣故前射一設洗篚于階東南當東雷壘水在東
 日縣且具辨樂縣之位

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
 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雷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
 巽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疏正義曰設洗篚敖氏云
 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而則於此言篚
 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且篚在洗而亦不可以東雷為節其
 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
 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
 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
 洗但彼亦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為衍文

○敖氏云洗與壘蓋瓦為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世佐云賈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為之侈矣敖氏說蓋得之矣壘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壘此酒器也以木為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是也盛水之壘豈其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而之篚以為節故膳篚後設也注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壘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為牢禮此經省文耳云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雷明亦有西雷李氏如圭云雷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雷此設洗者與士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雷洗當東榮耳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也云亦南陳言西面尊之與其文者韋氏協夢云設洗篚云南肆設膳篚云西面互文也盛氏云此二篚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膏燕飲輕獻不用爵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故也

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會于門西兩圓壺

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

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無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莊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會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眾也士眾會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為絳疏正義曰校勘記南冪氏作東冪用綌若錫冪徐本楊氏作冪通解敖氏作冪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即天子之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之一而設尊筵賓又皆勞事故以司宮為之下經云司宮執燭于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木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方之舍事亦如其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宰當上士以小事諸公之也宮中士則司宮亦其差也鄭乃以天子為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司宮亦其差也鄭乃以天子為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為小卿之首是時亦當受獻乃為已設席且為次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可以聽酒人之成要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曰案公倉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夫宰之屬掌宮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注釋為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是皆經召賣篇儀禮正義十一

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
 以下士為之左傳襄九年命司宮巷伯徹宮杜注孔疏解為內
 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為大宰之貳掌六典其職重
 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
 屬耳鄭以司宮為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以解之不知小宰所
 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鳥得遽以司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
 則直與宮正執燭等身得以為小宰至所謂成要即月要歲會
 計簿耳受酒正之計即可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
 注以羞為飲食豈亦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
 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子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壺於
 楹西以為節乃設公尊與上交後設膳篚之意同臣尊用壺又
 以方者且無器為與君尊相屬宜遠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公席
 阼階上而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並列尊面而向君設之與鄉飲
 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子君專此酒也胡氏肇所云臣道
 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注意本此引玉藻者賈疏云欲見尊面向
 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圭云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
 賓主共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大惠也君西鄉尊東面以君之
 左為上故言酒皆在東者君尊大惠也君西鄉尊東面以君之
 設尊者皆面其鼻玉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
 西面故云酒在面而為左若以尊言之則為右矣凌氏釋例云
 案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

尊兩壺于房戶之間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為上尊鄉飲酒云
 斯禁左云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而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
 言若據設尊者人及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為尊詳疏意以為
 鄉飲鄉射設立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
 南則以而為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為上經例固不異
 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而東面則酌者
 之右為上尊是下文賡酌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
 酌賓訖二人賡酌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獻交于楹北降階
 下皆奠饌再拜稽首注楹北而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
 既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為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
 據此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而階由西楹之北向
 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而階由西楹之北向
 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階之北向而
 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階蓋賡酌者二人升降皆由西階故
 注云交於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往來皆折旋故前疏
 云交於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
 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亦有虞氏上陶故用
 瓦大引禮器者證瓦大即瓦甒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
 以承尊故卑而大欲其安穩也云罍用裕若錫冬夏異也者葛
 之罍者曰裕罍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夏宜裕冬宜錫故云冬夏異
 是書經卒賣扁 儀禮正義十一

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
 疏云幕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襍於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
 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襍邪云尊士旅會者用圖壺
 變於卿大夫也者李氏曰圖壺無幕以尊厭卑也敖氏曰此尊
 士旅會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淺淺異耳方圖壺亦
 皆瓦為之張氏曰圖壺無玄酒云旅眾也士眾會謂未得正祿
 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氏
 曰士旅會者蓋下士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士旅
 會與周禮云旅下士方氏苞云注說非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
 徒乃得與獻酬俱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
 謂士即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
 而已不家會又羣萃而會於公所故謂之旅會也諸子職會同
 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庶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
 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於
 司馬入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職事而得獻
 所以興起之釋官曰士旅會謂未得爵命之士王制云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倉九人
 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
 得正爵正祿者則羣會於公謂之旅會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
 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會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

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
 士旅會即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為卿大夫士
 者故特尊以圖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
 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吳氏廷華云經
 旅會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子掌國子戒令諸子
 又名庶子則國子即士庶子也無祿而有稍食故謂之士旅會
 與此及大射皆有庶子一官或率之觀禮又寢其宿衛地外饗
 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亦宜案義疏云大射尊士疏會於西
 鑄之南疏云亦鼓南即燕禮門面案大射辟射位故面繼鑄南
 燕禮云門西則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也胡氏肇所云盛氏
 以下士當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賈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
 非是云今文錫為錫者說文錫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
 今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錫其本字古文錫
 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即列子之衣阿錫古者布十五升為
 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日錫若褻服傳則半十五升
 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錫其實不同胡氏承琪云案錫
 與錫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為細布或作錫或作錫耳鄭注
 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錫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
 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司宮筵賓
 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錫衰之非即此錫也司宮筵賓
 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疏
 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戶西室戶之西牖間南向賓位也東上席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西牖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牖前為客位若戶牖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戶西牖間客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即位之時與大射儀異敖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非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敖氏云此以公食大夫及鄉飲鄉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謂下鋪為筵上加為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之其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曰筵單曰席者誤也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輕也公食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寅亮云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無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為聘使而燕則以介為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即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醉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七重加緇席再重合為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閒暇為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射人告具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敖氏云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氏爾岐云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吳氏廷華云周禮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并即位于席而鄉諸侯

酢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後設公疏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疏勘記云酢徐陳集釋楊氏俱作酢嚴闕監本通解敖氏俱作昨○敖氏云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君臣之義辨矣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而鄉而設加席仍南面故再言而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怨云居主位則不南面故復言而鄉以明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

是書至罕賈扁

儀禮正義十一

八

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
同耳不當據此便生異義也盛氏世佐云大射之禮重於燕
禮之賓卑於大射於加席之有無見之矣惟設席之次亦然大
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此設公席在告具之
後則不與賓序矣君益尊而賓益卑此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
其所以異與注說宜不為朱子所取也

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主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

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會者立于門面東上

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

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而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闈東

左則由疏正義曰賈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儼君

闈面疏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此士

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即就位也李氏如圭云立者位於此

也西方堂下位也門東門西門內位也凡位堂下東方者面

西方者東面位門內者皆北面小臣師在東堂下南面則東堂

下在堂之東注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

即位耳者敖氏云納卿大夫之辭蓋曰君須矣二三子其入也

卿大夫入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

少南而東面則當面序門東之位近於門也門面亦如之此北

面者東上東面面者北上皆統於君韋氏協夢云鄉飲鄉射

皆主人既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小臣出納之靖案義

疏云大夫初在門右少進則視入門之位為少北賓初在大夫

中間命少進禮辭則視前少進之位又北矣蓋由南漸北凡三

易位又門外賓位當在門面若卿大夫應入門右則未入時在

門東可知又注以納為引而入則納者當先傳命於門外納賓

者當面而鄉賓納卿大夫者當東面鄉卿大夫入則少先於賓
卿大夫也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夫僕正君之服位
者也者方氏苞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
正一師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
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無事
不升堂故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南面預擬公降立則侍公之右
猶大射席孤於阼階北面而侍公之左也公降小臣正宜從降
與師並立東堂下而交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
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釋官曰案注疏謂諸侯兼官無大
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釋小臣師一人為小臣之長恐非周
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瀆諸侯既以無事在堂下也大射
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
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則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瀆以治要二
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
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為長而移易
其名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從者在東堂下與此
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

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騰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臣正為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為正一人為師也凡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為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臣注又以為正義正則止有長師為長謂小臣師為小臣之長大射注亦以為正義正則止有長師為正之佐二說不同愚謂師固長義亦有眾義正則止有長師為正之佐則師止當以眾言大射注以師為正之佐是也此注又以為師為長是一官有二長矣賈謂此小臣師即小臣正非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與此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正之佐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之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惟云小臣師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為之故凡事唯言小臣師佐之不明為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為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為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即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納小

臣于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為說以校經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又大射正為擯擯者遂為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樂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為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然則射人為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為擯或小射正為擯非也射人為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為擯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於射故射人告具即射人為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於射故射人告告具大射正為擯遂為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正獻在解南其始位亦宜在此云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者賈疏云凡入門而右由闕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闕西者聘賓入門之法教氏云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闕東盛氏世佐云士立於西方是入門左矣然亦由闕東禮云士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也移也揖而移之近

疏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而降立也褚氏寅亮云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

儀禮正義十一

序而不當東階明矣敖氏云古文爾邇通爾揖之使進而近於已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面面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

右君臣各就位次

射人請賓命當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射人人誤作人○賈疏

面可知故不言敖氏曰請於君謂使誰為賓也釋官曰案大射

官多辨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以其為擯同也

無尊卑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為司射大射注

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大射注

云小射正司射之公曰命某為賓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

佐則疏說非也公曰命某為賓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

云燕義曰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此一義耳才

德之大小不限於名位故春秋時子產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

於諸卿故以大夫為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為下大夫

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夫士也使與公卿為敵者之禮則非所

安益貴貴之義寓焉饗會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其主之故

不以公卿為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釋官曰疏

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

賓亦是大夫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

為賓賓之為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為大

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

非大夫疏甚誤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

東面南顧者盛氏云嫌背君也此時君尚南面射人在君右敖

氏云命賓者南面鄉之非云禮辭不敵也者敖氏云以士冠

恕云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注云人之也者謂以人意相存偶也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

謂庶羞疏正義曰敖氏云王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乃請之者皆以士必請之者諸侯兼官士之掌此二事者無常職惟君所

命故也焦氏以恕云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

命之也胡氏肇所云焦氏以暴秦之制取以說經非矣盛氏說

近是注云羞膳羞於公謂庶羞者李氏如圭曰羞進也君物

曰膳凡薦謂膳醢也知不兼庶羞者下記乃命執冪者執冪者

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則是有常職矣

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

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疏正義曰注云以公命於西階

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前命之也者賈疏云下記曰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

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而南上者李氏如

脯醢在房贊者薦脯醢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盛氏世佐云房中

西而南上者薦脯醢者在南薦醢者在北也羞膳者不由前堂升

以其士賤且所事者在房故也云略之也者吳氏廷華云執冪

與羞膳者並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

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盛氏云解經不言

之故疏云解不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

敬疏正義曰賈疏云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釋官曰案諸

小臣注謂以異為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

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醢庶子設折

俎則疏謂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盛氏世佐

云射人為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冪與羞膳者近臣

右請命執役者

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

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大射

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射人為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

請賓春秋傳王以鞏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者即擯者也云今
文曰擯者者胡氏承琪云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
擯者納賓則嫌異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
人故鄭從古文耳

疏正義曰注云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李氏如圭云出堂塗時
也客入門而左敖氏云一等者階也并堂為二等矣揖之者
使之升也大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疏正義曰宰夫代公為
射儀云賓辟公升就席為禮不參之也主人故公升就席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

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面

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

賓來至也天子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右北面右誤作又大宰

膳夫為獻主膳之屬張氏云巾箱杖本大作人從監嚴本○

張氏爾岐云主人亦升自西階者代君為獻主不敢由阼階也

自此至以虛爵降奠于篚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

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媵解于公公取媵解酬賓遂旅酬凡七

節此初燕之盛禮也注云主人宰夫也者燕義云使宰夫為

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者釋官云

案主人當為膳宰注據燕義訓為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

夫如左傳稱膳宰屠刺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贊也宰夫也左

傳稱宰夫而熊蹯不熟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禮

記祿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然鄭注燕義云宰

夫主膳食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

甚誤周禮宰夫為大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

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為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
膳宰為主人此其證也蓋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
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為膳宰上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
宰不致餼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龍宰夫
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闕焉鄭注周禮膳
夫引燕義使宰夫為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韋昭注國語云
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
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夫射聘禮
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夫異云其位在洗
北面面者敖氏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
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盛氏世佐云宰夫士也初位在西方
款說得之洗北面而升也受薦之位耳不可援以為證云君於
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燕義云設賓主飲
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注本此為說云
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者李氏如圭云至再拜者賓至乃拜之
有尊卑不敵之義主人降洗洗南而北面降鄉之疏正義曰李

洗南當北面今西北面者當辭賓降也鄉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宰夫代君為獻主升降不由階與賓同由西階升降故於洗南辭降吳氏延華云賓降階而東面主人辭洗南則北面矣為賓降故兼言而北面

降賓對 對 **疏** 正義曰 敷氏云階而東面東面亦當序此賓降而少進既主人北面盥坐取瓠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瓠于篚則復位

興對賓反位 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 **疏** 正義曰 校勘篚于誤作與 注云 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者敷氏云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云獻不以爵碎正主也者以宰夫為主人非正主故用瓠不用爵故氏云獻公用象瓠則此瓠乃角

觚也張氏爾岐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云古文觚皆為解者胡氏承琪云案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最貴觚次之解又次之角散為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此獻辭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觚故不從古文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 賓每先 **疏** 正義曰 賓每先升者作解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瓠** 拜降盥 主人復盥為 **賓降**

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瓠 取瓠將就瓦大酌膳 ○大培案卒洗降盥

俱言賓揖而不言主人 **執帚者舉帚主人酌膳執帚者反** 君 **揖要之主人亦揖也** 疏 正義曰 郝氏云反帚既酌反帚於尊上

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 賓既拜前受 **疏** 正義曰 李氏之則觚亦稱爵故氏云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飲酒同故不著

之高氏愈云主人送爵不於作階而於賓右拜君位也吳氏延華云賓宜東南而受爵拜則俱面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

折俎 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 **疏** 正義曰 釋官云上既以主人為折俎 記曰 賓俎春齊肩肺 **膳宰** 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

薦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為之長一為主人而一仍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既為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吳氏延華云膳宰既為主人不得又設薦俎大射宰胥薦則此兩膳宰皆宰胥也大射庶子設俎此並使膳宰燕禮輕也蔡氏德晉云賓升時主人亦升自階賓右故其後也遂以階賓右為主人

定位注引鄉飲酒記者鄭以燕禮不言賓牲體之數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明與之同也案敖氏繼公謂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

右興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拱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面也疏正義

日注旨美也校勘記云集釋無也字○敖氏云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盛氏世佐云絕祭繚祭之分本周禮天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繚說

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繚明大夫以上固無繚者矣其繚也必於饗饗禮雖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

惟大夫以上之饗禮乎若以此經無繚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汰矣鄉飲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為正下文

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賓拜俱在階上拜告旨獨在筵而承上降席來又下始言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疏正義曰

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為之經或不言其興文省耳○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一爵賓飲之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疏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盡主人降賓洗

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

東面少進對今文從疏正義曰敖氏云坐奠觚與少進皆而北此以下觚皆為爵面主人降立於階西固東面矣乃言東

面對者嫌進而對或易鄉也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以主人獻賓云取觚洗云奠觚至將酢主人云賓以虛爵降嫌爵與觚異故出經又云坐奠觚見觚對文則異而散文相通也引大射禮者以經無西階而少進之文故引以補之蓋大射必先行燕禮也云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者今文以觚即爵故不復言觚胡氏承拱云爵者飲酒之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南疏正義曰敖氏稱鄭所不用

籬下則歸者主人辭洗謙也今疏正義曰敖氏云辭亦宜少進

注云今文無洗者胡氏承與云案賓坐奠觚于篚與對卒洗及

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

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

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疏正義曰敖氏云及階乃揖以已當

賓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如賓禮謂迭拜酌

膳者主人酌此獻賓故賓酢亦如之亦以其代君飲已尊之也

執冪執冪者舉反之節也盛氏世佐云酢主人亦於西階上以

公在阼也注云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者賈疏云以既言主

人北面拜受爵明賓於東櫺之而東面酌膳訖而西階南面授

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

所辭也胡氏肇所云案鄉飲酒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面授爵

此經雖無明文蓋亦與飲射同也經云主人北面拜受爵則賓

之南面授爵推之可知敖氏故與鄭異非是案義疏云卒洗不

言主人揖賓盥降不言主人坐祭不啐酒碎正主也未疏正義

主人對其揖與對可知主人坐祭不啐酒薦者臣也未疏正義

云碎正主也者例以鄉飲鄉射皆是正主經云祭如賓禮啐酒

也故此不啐酒鄭知是碎正主也云未薦者臣也者李氏如圭

云凡獻則薦宰夫代君行禮雖受酢而不薦至獻大夫乃薦於

其位張氏爾岐云正主人皆有啐酒唯不告旨賓獻訖即薦脯

醢此主人是臣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於洗北盛氏世

佐云不於此時薦主人者亦碎正主之義且以其士賤也褚氏

寅亮云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

即薦此臣代君為主故未即薦案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

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

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拜

人非但以臣而已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拜

酒飲已也酒非賓物則無是二禮可知盛氏世佐云拜酒告旨

本是一意上經云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即其禮也凡言不告旨

則不拜酒可知此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

竝著之者文詳也崇酒以虔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疏正義曰注不以酒

崇酒以虔崇充也不以酒惡疏正義曰注不以酒

徐本集釋俱無惡字似誤胡氏肇所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謝賓者多充滿者三字考鄉飲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則鄭氏原不作充滿解通解所引蓋以意增非注本如是也

敖氏曰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也酒非已物故是禮亦不可得

是書巫罕賣編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而行方氏苞云崇酒敵者所以致渥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不敢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爵主人飲之也。

右賓酢主人

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疏正義曰敖氏云己之獻酢禮畢不敢安盛疏而主人又將與君為禮故不敢

居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禮曰賓者以命升賓疏曰敖氏云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

明矣吳氏廷華云入序稍淡故曰內注云東面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以大射禮者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

證升賓亦以君命升之也正義曰升賓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徐公象觚觚有象骨飾疏正義曰升賓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徐

也取象觚者東面疏陳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實。敖氏云亦酌膳執事如初不言者可知也酒乃君物主人進之

於君而曰獻者以主人為獻主故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為之也經言獻醑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

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醑者皆正鄉其席與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於賓之席前而進獻自席南故皆

北面耳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者敖氏云注云象骨恐當作象齒案骨為總名齒乃骨之類也敖氏易之非是蔡氏德晉

云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於膳篚者也主人獻公更用象觚君臣不敢同爵也云取象觚者東面者李氏如圭云南面取則背

君膳篚之南有臣篚不得北面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取故因自西階來東面取也

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

脯醢由疏正義曰賈疏云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左房疏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敖氏云拜

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蓋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

首郝氏曰升降不敢由阼碎君位也釋官云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蓋以異為敬君尊不敢全以賓

主之禮行之也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胥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紓其力上即上立於西方東面

北上者賈疏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褚氏寅亮云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

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

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李氏如圭云賓之薦俎皆使膳宰公之薦俎異

人者公尊故也大射公與賓之薦俎同人者略於飲酒主於射也方氏苞云私家燕飲之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為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脯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宰胥蓋小膳宰皆君之親臣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筋力使得盡志於射自大夫以下皆不獻亦此意也故氏云升白而階者俎也著之者嫌設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還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注引大射禮者賈疏云證此脯醢從左房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房大夫士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敖氏云祭謂祭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疏薦祭肺祭酒也其異者君於下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凡異者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與取者以其為己物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之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其君禮與公於其臣乃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筮疏正義拜既者亦獻禮重也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筮疏正義曰敖氏云奠于膳筮見屬者取之亦在此也吳氏廷華云膳筮西面取觚者當對面取之故注以為東面疏謂膳南有臣之筮據上筮在洗西南肆膳筮在其北不得北面隔筮取象觚是也至所以不南面及西面者蓋南面嫌與主同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齋宰夫獻公公飲之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受公酢而自

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意出於君也方氏苞云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皆不稽首循獻禮之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注云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者賈疏云襲因也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襲服傳云君至尊也故氏云更爵者改取南籥之觚蓋不敢用君器也云古文更為受者惠氏古義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與承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為受胡氏承琪云更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筮

疏正義曰敖氏云亦與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高氏愈曰此主人飲之第二齋也

右主人自酢於公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而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

答拜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疏正義曰拜賓賓降

石經敖氏俱不重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重石經考文提

揚舉也又云今交媵皆作騰者說文併送也從人奔聲古文以

為訓字段氏玉裁注云併今之媵字送為媵之本義以姪姊送

足少艸巧之化今案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

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媵記作揚媵為古文

揚字若今文禮媵作騰騰正與揚義協胡氏承琪云禮經言媵

者訓送是其本義說文具部賸下一曰送也騰與媵聲義並同

媵讀為揚則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與揚

義相近故云揚近得之此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則是送為

媵之本義揚為禮家異讀賈疏云揚訓為舉義勝於媵送故讀

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媵皆作騰騰義近揚

禮記本今文故作揚解鄭注儀禮以媵從古文送義為正故不

從今文作騰賈疏又謂騰與媵皆是送義亦非至媵讀為揚者

釋名媵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

從繩省聲方言繩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繩媵讀

為揚此其聲例段云媵即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胡氏肇昕云胡

說之為揚故曰揚解騰可訓為揚媵不得訓為揚注或讀為揚

者讀媵為騰義得為揚耳媵送一義揚舉一義注自分明段氏

乃合媵揚為一字誤矣郝氏云媵言饋嗣舉也初獻為正再酌

云媵送也副也合二義乃媵獻而後酬所以為媵盛氏世佐

賅括諸家拘於媵為貳媵之稱遂於送之外更加副義不知禮

經多言送爵媵觚者猶云送爵也獻而後酬所以為媵說雖巧

而非經義也褚氏寅亮云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觚今獻既辟正

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觚矣安可以改觚為觶朱大詔曰唐

石經作坐奠爵拜賓降筵不重實字是也禮於獻酬酢但言坐

奠爵拜未有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飲鄉射二禮皆云阼階上

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而階上答拜飲射主賓分階燕大

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而階大射儀與此同儀節盡同作

面階上坐奠爵拜賓而階上答拜亦不言拜賓云酌散者酌方

壺酒也於膳為散者李氏如圭云賓酢主人酌膳不敢卑主人

主人酬賓酌散不敢自尊也少儀君之乘車君綏曰良綏副綏

曰散綏散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解者辭其代君

義同此

是詩經釋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此降於正疏正義曰朱子曰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
 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注則云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
 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禪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
 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
 所以坐飲之故乃比於正主酬也大射注為是此注誤耳敖氏
 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禪不致復煩主人之更
 酌已且遠辟賤爵於公之禮也賤爵於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
 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禮曰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盛
 氏世佐云賓辭之意敖蓋得之如注說則主人之代君久矣鄉
 受賓酢亦不立飲賓何以不辭邪褚氏寅亮云注謂辭其代君
 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
 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說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
 乎下經云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吳氏廷華云正主當指
 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酒鄉射正主本坐飲
 與此同何得謂之降焦氏以想其去注解甚當敖說非禮意不可
 從也○高氏愈云此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
 主人飲之第三爵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
 升不拜洗疏正義曰據獻禮主人酌膳賓而階上拜
 拜者拜疏正義曰注拜其酌也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
 其酌也疏也俱作已云拜者拜其酌也者賈疏云案鄉飲酒

鄉射主人酌賓皆主人實禪席前北面賓始而階上拜此及大
 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而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
 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案疏說分
 析甚明而敖氏云拜為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盛氏
 謂此與鄉飲酒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當以敖說為正恐不可從
 韋氏協夢云賓而階上拜主人宜少退卒拜然後授賓爵于筵
 前吳氏廷華云禮無拜酌之例此言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
 下即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非拜酌也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
 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疏也奠之者酬不北面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入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者也主
 人拜亦於賓右少牢下篇酬戶酬賓亦皆親授解方氏苞云鄉
 飲酒鄉射主人酬賓與爵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
 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郝氏云賓不飲酬酒猶
 必坐祭後奠敬君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鄉射旅酬之禮賓主
 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為將以此禪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
 之禮故主人酬賓授受如常禮○高氏愈云此飲賓第二爵賓
 奠不舉李氏如圭云於酌膳時賓即拜且手受而祭之及承主
 人之酌重君物也此皆異於鄉飲酬禮褚氏寅亮云授而不奠
 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戶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歟
 又代君行酬即是尊者之賜矣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而東南面
 故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而東南面

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疏正義曰注其體彌
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禮案大射疏引亦作禮胡氏肇所云此
疏述注亦作禮記所謂一弛者是之類歟卑校勘記云體徐
降復位李氏如圭去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
敖氏云位而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則洗北者主人之位
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云東南面立鄉
君也敖氏云不立於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為敬注云賓
不立於序內此酬訖立席而漸近賓筵是位彌尊者賈疏云賓初得
禮彌卑也引記一張一弛者禮記禮記文案義疏云主人復位
經不言其方據下胥薦主人于洗北似洗北其位也然經明言
復則其初位矣入門時未聞有洗北之位考周禮膳夫上士前
入門士在而東面復位當指此言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疏正義曰
圭云媵爵者獻酬禮成更舉酒於公以為旅酬之始注云命
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張氏爾岐云長幼可使當云

年長而可使者敖氏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
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解有常職故與盛氏云長官之長非
年之長也下大夫五人以屬於司徒者為長蓋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其義異也韋氏協夢云如注說則賓乃大夫豈可使
卿媵爵乎敖說較長裕氏寅亮云注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
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
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非以年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計也注兼卿言且并幼以立說非也
作使也卿為上大夫疏正義曰敖氏云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
不使之者為其尊疏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左之位北面則小
臣作之者其亦南面與韋氏協夢云小臣作媵爵者宜東南面
若南面則背君矣注云卿為上大夫小臣作媵爵者宜東南面
氏云注意蓋謂媵爵之事賤不可使尊長為之也此與命大夫
為賓宰夫為主人義異韋氏云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
使而中大夫乃副於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
位稍卑故使之吳氏廷華云獻畢未樂賓即行旅酬之禮者重
飲也南面者大夫在門右少進北面故向之二大夫媵爵者阼
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再拜稽首也疏正義曰敖氏云
氏苞云主人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小臣
士也且為獻主職素定矣故臨事無加命媵爵者大夫也小臣
是壽經孫賣扁儀禮正義十一

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
始畢即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卿大夫也
媵爵者
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

盥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
序次第也
盥也

北西階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
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
盥也

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
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
盥也

盥則北面而洗注云序次第也猶代也者禮記祭義卿大夫
序從注序以次第從也又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
代也案公食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代同義更代與次第
義互成故兼言之云盥北西階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
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

升西階由西而盥之北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
向亦由西而盥之北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
訖亦由西而盥之北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盥之西而東

待於西階之上於階上以俟後洗者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
既洗即升立於階上以俟後洗者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
發於西階上也交於階上以俟後洗者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

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而俱降之法然耳張氏惠言云
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耳張氏惠言云
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盥之北疏以

為先者於南而過後者於北東行案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
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盥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
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盥北亦相左若如

疏說則是相右非蓋誤會注以右為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無相
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為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無相
由右及其升堂上勝由階上為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無相

在言方而升又居右也韋氏協夢云始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
後言洗與之序以序而升也先者既洗當還立序進者以序而盥也
先者既洗與之序以序而升也先者既洗當還立序進者以序而盥也

盥洗也後之序進于西階也故兩言之若如敖氏先之序進而
階上以俟後洗者酌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于盥北節于
凡相交者必相左者酌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于盥北節于

來以右為上賈疏合洗南而西及階上北面言之愚謂在洗南
時先者既洗而還後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既洗而還後者
者在西而北行先者往後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既洗而還後者

面亦言之不知盥南為暫立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
上亦暫立相待之右亦無往來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
凡四言序進其兩序進在洗南者不必言矣其堂上之節致二節

酌散者升階即言序進實觶者既酌始言序進則酌散者之序
進在階上始發步而未酌散之先實觶者既升階即序進則酌散者
將往奠薦南之頃據此則酌散者既升階即序進則酌散者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一

者先進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酌飲乃退由其右而面遠
 視其初進酌之道為少南初進酌之道則在其北也後者當先
 者既酌而退之時即發步循先者初進酌之道而進當而東
 北轉而東行乃與退者東面相值退者面以北為右進者東
 面以南為右彼此相為右所謂交也然後先者待後者反而並
 降乃酌散者之序進相交者如此實觚者升階即東面並行當
 尊由方壺而東行及尊並實觚然後序進後者待於瓦大尊所先
 南既奠亦退從其右由而南而北而還及方壺之北即東楹
 之北視初進奠之道亦在其北後者當先者既奠而退時亦從
 尊所循先者初進奠之道與觚之道而進轉及方壺之北亦與退者東
 面相值而彼此相為右與酌散者同及階上待後者並降而拜
 送實觚者之序進相為右與酌散者同及階上待後者並降而拜
 合而計之進退先後凡四道也賡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
 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荅再拜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
 代賓大夫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解必自致其敬而後安也燕
 射宰夫代君以獻大夫以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解以
 君之於臣不可以獻大夫以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解以
 酬不復卒解則義當有節耳○蔡氏德晉云此下大夫二人賡
 爵于公各飲一賡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命也疏正義曰赦氏云
 解以導飲也

之位吳氏延華云待于洗南者以將奠解于篚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疏正義

氏云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以進于君故謂之致張氏爾岐

云或皆致或一人致取君進止吳氏延華云優字未安大射注

云不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

荅再拜賡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

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荅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

射禮曰賡爵疏正義曰升賓之校勛記云賓唐石經作賓徐陳

者皆退反位疏集釋通解楊氏教氏俱作實○赦氏云皆皆二

人也言若者不定之辭下文云若命長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

命之乃序進又實之乃云序進見其既酌而並立于尊所乃行

也此進退皆不相待于面階上蓋急於為君酌與拜送也注

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者賈疏云前二人酌酒降

白而階故交於面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

交於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

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

曲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階褚氏寅

是壽至翠貢

儀禮正義十一

三

次言序進在升實後不在階上立俟明矣又先酌者面行宜
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
說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賈疏云鄉飲鄉射皆云奠者
於左將舉者於右是鄉飲酒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
右今言賤爵于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
敢必君舉也江氏筠云二大夫賤爵疏於交于楹北無明文至
序進坐奠于薦南疏則謬案大射交于楹北注先者既酌而
而反與後酌者交于楹北相左于序進奠于薦南則云既酌而
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疏云言亦者亦前酌酌
自飲時相左于西楹北之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而向酌
而階右還北東面向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升于尊西東面酌
于東楹之北東面向前奠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
者亦于尊西東面向前奠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奠之是
亦交于楹北相左也較燕禮疏為是也故氏釋交于楹北至尊後
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者為便然由楹北至尊後
由尊北至君席前俱南相行為疾而北相行較緩臣趨君命理
宜由疾其先者酌訖奠訖既得將事其後者方進將事則後者
之進先者于時宜少北以便之疏說不如鄭義也李氏如圭云
尊在東楹之西以執奠者在南故既酌由尊北楹北往奠于
君所薦南君左也盛氏云公席在階上西鄉薦南即其左也
奠于薦南與鄉飲酒記所謂將舉者于右之義異故注以不敢
必君舉釋之引大射禮者張氏爾岐云見此二人階下拜訖

亦反門右
北面位也

右二人賤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賤觶與以酬賓賓降而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疏正義

曰李氏云此君為賓舉旅行酬也故氏云與之為禮也注云

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注云

與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李氏云酬賓就而階降尊以就

卑也盛氏云公酬賓于而階上以貴下賤也胡氏肇昕云故氏

云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也胡氏肇昕云故氏

君尊也說與注異解禮者多據以駁注方氏苞云凡獻酬主人

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成就臣之階以

酬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故說於文義昭合章氏協夢云如注說
則當云降適而階上酬賓不當祇言興矣且公若降酬賓則於
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案經文簡質多互文見義
云興云賓降而階下則公之就而階可知也賈疏云賓降拜不
于階下而言而階下故知公在賓而階上也不言而階者以
公尊空其文也發明鄭義最為明顯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
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者上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
是青徑釋賈扁儀禮正義十一

升而復再拜稽首也蔡氏德晉云謂之成拜者以堂下再拜
 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也敖氏云而階
 下再拜稽首雖為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
 賓之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已之意也靖案小臣以公命辭賓不
 于階階遙辭之乃至西階東且西面者準上命執事者必就其
 西方之位又聘禮賓在東則使命東面致命此經賓在西故而
 面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敢敵偶於君疏曰注
 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敢敵偶於君疏曰注
 云賓未卒拜而小臣辭之異於初也此不言成拜者未卒拜於
 下無所成也吳氏廷華云下時將拜未拜君即辭之因而升拜
 非下後遲回未拜也韋氏協夢云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
 首者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
 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祇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云此
 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者賈疏云上云公酬
 賓于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不言者不敢
 敵偶於君闕其文也盛氏云奠解答拜皆于西階上敖云奠于
 薦石郝云答于階上皆非也君無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
 然其面自若也賓之拜也於其西北面公坐奠解答再拜執
 則不得云拜於君之左矣注說亦未是

解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受虛爵于君

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蓋東面於薦北方氏苞云進必就而受之者

西階益明矣凡經言進體例不一於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

其事表其地也於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賓拜進

坐奠解于薦西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是也於授物而言進者

婦見舅姑執笄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西階飲不言降

席而賓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明矣案盛氏云賓於

此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矣受虛爵亦北面敖說非公既

受解反位高氏愈云公復卒解以導賓飲蓋公飲第二爵矣

易解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

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疏正義曰注云凡爵不相襲者於尊

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賈疏云謂

受尊者爵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

酬賓與卑者爵故言易也案朱子謂更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

解者謂更取角解也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張氏爾岐云易猶

更也注於更易二義大生分別賈疏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胡

氏肇昕云少宰更爵注亦云更猶易也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
 鄭以篇中或言更或言易故通校前後經文而分別之如此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疏正義曰敖氏

仍用象解也賓則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云命謂使之

後而復洗之則嫌若不以為然。注是以不言成拜疏云命謂使之

或以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亦。注是以不言成拜疏云命謂使之

或君親辭者賈疏云禮殺者謂若酬時是也或君親辭者謂若

公倉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若拜公降一等辭

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也公答

再拜是賓於階上也於疏正義曰注云於是賓請旅侍臣者李

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賈疏云大夫射於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旅

也以此次序勸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也君

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既親酬賓因藉手於賓以酬之士為獻主

而賤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賓公卿大夫禮重於宰夫之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言作大夫則卑後疏正義曰注云

曰膳解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
 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盛氏世佐云此為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者言也若既易則不更不洗而竟實散矣不復酌膳者異於公
 所酬也吳氏廷華云所以易解者蓋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
 飲訖不敢輕用之大夫也。高氏愈云此賓酌解自飲而大夫
 因以導大夫飲蓋賓飲之第二爵也凡諸大夫皆飲一爵而大夫
 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也卒猶後
 禮曰奠于篚復位疏正義曰辨受酬如受賓酬之禮者敖氏云
 今文辨皆作偏疏如射人作升受旅以下之儀也方氏苞云
 一公卿受賓酬之禮而無殺也不祭者賈疏云酬禮殺也敖
 氏云此見其異者也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有為為之
 耳張氏爾岐云辨受酬皆拜受拜送但賓之初酬有坐祭後酬
 者則不祭為異卒受者敖氏云下大夫之末者也無所酬獨飲
 于西階上張氏云大夫辨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燕
 時大夫卒受者有酬士之文此亦當然今依經闕之蔡氏德晉
 云堂上無士席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于士至三旅後乃偏
 及也注引大射禮者張氏云奠解復位復門右北面之位

右公舉腍酌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

岐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又二大夫腍解于公公又舉
 腍酬賓若長遂旅酬凡三節此獻卿而酬燕禮之稍殺也。敖
 氏云實散降于賓也凡獻于階上皆西南面韋氏協夢云獻
 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者賈疏云此酬非謂尋常
 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飲酒之禮成於酬也辨乃獻卿以
 君尊臣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揚氏曰卿者
 君之股肱腹心燕禮之明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云不以
 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謙之義也既命大夫為賓
 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此事
 之序禮之宜非後於卿也褚氏寅亮云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為
 更爵也吳氏廷華云此燕義所謂公舉旅行酬而後獻卿也卿
 不與賓同獻者卿與卿飲者等至此乃獻亦待尊者意也胡
 氏肇所云卿尊於大夫而親於君不以卿為賓者如子不為父
 尸之例以子親於父也此即燕義所謂明廉之義也既以大夫
 為賓則大夫雖卑而為賓則尊故獻賓必先於獻卿飲酒成於
 酬既旅酬則獻賓之禮曰成乃特獻卿焉亦以尊卿也司宮兼
 注所謂別尊卑者指賓與卿言疏謂君尊卿卑非是司宮兼
 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重席重蒲筵緇
 者疏正義曰注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
 者教氏云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竝卷之也其卷亦是末執

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
 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爾張氏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
 設之故注云重蒲筵緇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會
 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崔席尋玄阜純是也
 經義問斯錄曰經未兼卷則上下長短同其為一種席可知若
 上經司宮筵賓于戶而東上無加席賓大夫也下經若君屈也
 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大夫再重大夫對
 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席于東公三重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
 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于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
 云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上經司宮筵賓疏
 說亦然此經筵賓無加席是就初在地一重言之故只曰筵鄉
 射記言蒲筵緇布純公會記蒲筵常緇布純同當俱指在地一
 重其上一重則據司几筵設莞筵加緇席加次席公會記蒲筵
 加崔席是加席與下一重之筵不同此注以重蒲筵意會言之
 蓋因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重蒲筵意會言之
 要知此經重席當即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即
 加耳疏案義疏曰燕以尊賓為節故席於中堂卿雖貴於賓而
 不敢以尊于正禮故後賓獻而位於賓東又布席徹席者須在
 席之上下為之乃便於卷布今司宮席卿而面從上布之也卿
 辭重席者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皆誤教云

拜送不言卿可知又賓東即鄉飲酒之尊東蓋尊者之位也彼
 尊在房戶間故以尊為節而謂之尊東此房戶間無尊故以賓
 為節而謂之賓東云卿坐東上統於君也惟東上為異尊席於賓
 左猶鄉飲酒禮之遵者席於賓東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
 亦主也故統於賓卿席東上卿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
 于房戶之間故遵在賓東實尊在東此雖尊於東而為之而席
 卿之處亦如之知不繼賓而東者以賓東戶牖之間為王設展
 之虛宜辟之也三卿之席亦以東為上司徒最東次司馬次司
 空也云席自房來者公會大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
 夫云宰夫筵出自東房是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
 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疏正義曰注云重席雖
 之辭君也者教氏云謂徹去上席也卿以重席為辭故去其上
 席為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去君者近宜辟之張氏爾岐
 云以君有加席兩重此雖蒲筵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
 一種重設嫌其兩重與君同也

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而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辭君也卿無疏正義曰

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亦降于賓者也卿升降席皆
 自西方盛氏云復位復堂下面面位也吳氏廷華云此經與大
 皇清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一

射不同大射為祭而設賓無專屬故卿與賓同設俎此經如聘
 賓勞臣賓有專屬卿不得與賓同故無俎也或問上有無事而
 燕之禮賓亦宜無專屬與大射同而卿亦無俎何也曰有專屬
 者當以此禮為準無專屬者則可以大射禮通之如聘使之燕應
 有戒宿此經請賓但就己臣言蓋經文不能備具以理為斷可
 也注云不酢辭君也者張氏爾岐云獻公主人酢于阼階下
 此不酢者嫌與獻公同也韋氏協夢云卿不酢主人者非正賓
 也主人亦不自酢者嫌與君禮同也云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者
 放氏云無俎者燕禮輕於大射故卿遠下賓也方氏苞云大射
 大夫有胥而燕則卿無胥何也唯會禮有茹牲體饗燕皆祭而
 不舉大射將祭而辨尊卑義近於饗故備設薦俎以見其文燕
 示慈惠庶羞畢陳以致滋味故公及賓而外不設薦俎以見其
 質也○高氏念云此主人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無奠
 獻卿而卿各飲一爵也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無奠
 于疏正義曰敬氏云辨獻卿如實徹以下之儀惟不洗耳主人
 篚疏既奠爵復位於西方注云今文無奠于篚者胡氏承琪
 云上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又下獻工云主人受爵奠于篚知此亦當有奠于篚大射儀亦
 云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
 干篚鄭以彼決之故從古文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疏曰注
 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曰注

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張氏
 爾岐云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是孤
 卿本一人也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是方伯之國或有三公故云諸公也賈疏又云立三監是
 般法周使伯佐牧不置監其有監者因殷不改者也故鄭云容
 容有異代之法也敖氏云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
 若有益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侯國以下則無之也褚氏寅
 亮云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
 獻即先升恐未是吳氏廷華云公舉二大夫媵爵者三上公為
 賓舉旅一也下若賓若長惟君所酬二也笙入之先公又舉奠
 三也外此則舉賓所媵爵者一也公坐取賓所媵爵與惟公所
 賜是也若無算爵曰酌膳爵者酌以進公酌散爵者酌以之公
 命所賜二者雖曰公賜而不言公舉是二大夫所媵止須三爵
 上二人所媵既有二爵則此一爵已足命長之義如此且可知
 經言若者雖是無定之辭實以上須三解前媵兩則後媵必一
 前媵一則後媵必兩故云若則所謂若者名曰無定實則有定
 耳注以命長為優蓋謂命長則少一解少一解則公少一舉耳
 不知三解皆公舉何論優與不優乎又曰三監之說雖本之王
 制然是殷皆於周制無考此書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盛氏云
 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於其君之稱公也諸眾也若曰猶是
 眾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注
 云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准其禮如
 是青經解賣扁義禮正義十一

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於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
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
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
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注乃引般法以釋之誤矣胡
氏肇斯云諸公之說各家不同釋官以注說為允詳鄉飲酒禮
今案盛氏說亦明析可備一解蓋對公而言則別之曰諸公此
經是也亦對公而言則亦曰公鄉飲酒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
是也此亦徵文則通對文則異之例耳
上無加席 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者教
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者教
氏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
為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蓋以左為尊也
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
之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為卿設重席而已而於公乃云無加席
者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所用兩席焉則當有加命而禮絕於
也禮加席尊於重席方氏苞云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絕於
同僚者也故席於阼階西所以別於卿大夫而并無加席以示
下不敢過於賓上不敢礙於君也褚氏寅亮云此同於賓也不
設之而待其辭者教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
加席者別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右主人獻卿或獻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復疏正義曰教氏云上經

媵未舉也小臣又請之者此媵爵之節耳蓋歸者公命皆致今
猶有一奠媵若惟命長解則奠解無矣故於是時不以奠解之
有無皆當媵爵蓋以為節也方氏苞云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
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此為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
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大夫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
二大夫也為君行酬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
之衡也張氏爾岐云二大夫媵爵自阼階下皆北面再請致者
拜稽首至執解待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者同也

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解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

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疏正義

古文以下十字今本並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注云命長致

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李氏如圭云若者不定之辭前

所媵二解上解以為賓舉旅下解以為卿舉旅今所媵一解以

為大夫舉旅所用唯此三解而言若命長致者優君之辭教氏
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脫履
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

是書經子貢篇儀禮正義十一

之節惟止于再故公之命致齋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互為進退以取足于三禫之數使之無過與不及耳此經之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齋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張氏爾岐云前賸齋云若命皆致此賸齋云若命長致皆不定之辭非謂前必二人後必一人也欲互見其儀耳諸氏寅亮云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辭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賸之節宜然云古文云賸階下北面再拜稽首胡氏承共云案上文賸階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階下皆再拜稽首蓋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齋與上皆致同為拜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作階下再拜稽首注亦云再拜稽首重君命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實之坐奠于薦南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禫公

答再拜 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禫疏正義曰注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禫之處者張氏爾岐云前二人賸解奠二禫于薦南公取上禫為賓舉旅下禫仍在今又賸一禫奠于薦南知其於公所用酬賓禫之空處也云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賸齋者二人夫賸齋如初是其勸君也敖氏云不致者亦拜以始者竝受君命宜終之也亦拜于階下

右再請一大夫賸齋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賸者之下禫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

尊者也賓則以酬疏正義曰注云一爵先賸者之下禫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

賓舉旅今為卿舉旅又行一爵故知為先賸者之下禫也若

云先若二人禫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禫先若一人禫則此

乃後致者之上禫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對前為賓舉

旅為賓禮盛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則公為尊若無則

卿為尊也而諸公三卿中又自有長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

酬賓者經言若賓若長未定之辭注故兼言之敖氏云長公若

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此酬主于公若卿乃或又酬

賓者容遂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為之舉酬禮之序

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旅者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方氏苞

云賓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保之卿則宜先故所

酬無定也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不曰舉禫而曰又行一爵

唯公所酬者前已再卒禫矣能更勝酒則仍親卒禫若不能勝

可竟以此解授賓若長而使自行酬也吳氏廷華云上已酬賓

儀禮正義十一

此為卿舉所謂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也經兼言賓者明或有加禮義疏曰此之舉旅為卿也為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是仍優賓也
正義曰賈疏云言如初者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故氏云
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言大夫卒受以見士不
與也楊氏曰經云如初謂如前公為賓舉旅時禮也前君命二
人皆致有兩解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解奠于薦南前後凡
有三解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解也初酬賓
時公坐取所腍一解以酬賓是行一解也此公又行一爵若賓
若長唯公所酬注云公又行一爵先腍者之下解也下解未舉
今舉之是行二解也王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解唯公所
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是行三解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
賡解于公公取此解為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解之外也

右公又行爵為卿舉旅燕禮之再成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八終

新陽汪之昌校
吳縣汪家鰲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九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二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

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洗升不言酌散者可也大夫升拜拜位

亦如獻賓郝氏云不祭脯醢至終燕脫履升席而後祭也降復

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吳氏延華云大夫未獻故於此獻

之不敢先卿獻也注云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也者賈疏

云前卿受獻不酢已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又不拜既

爵故云禮又殺張氏爾岐云自此下至樂正告公主人獻大夫

未及旅而樂作獻工後乃樂旅旅已奏笙間歌合樂爵樂

更作以成三旅禮又殺而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胥薦

主人于洗北面脯醢無胥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
其位也疏正義曰注云胥膳宰之吏也者李氏如圭曰胥庶人
胥俎實疏在官為什長者薦羞者皆膳宰知胥膳宰之吏也云
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釋官曰主人以膳宰為
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士耳大射注云主人下大夫也
是書經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二

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也吳氏廷華云禮有一時並行者主人
自獻大夫胥自薦主人一時並行故經特載之獻大夫之中文
雖若有先後其實並行無所謂先後也褚氏寅亮云薦主人不
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於賓酢時者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
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尊之也於此經
而知主人之為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尊之也於
非本無位也案大夫射儀注云薛正主故不薦於上無位者
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
後則遂定其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云不於
君在階上則已不得于正主之位而薦之其為主人異之也
位也故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為主人異之也
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為主人異之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
為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
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階東之位為近主人居之
亦宜也薦而面主人其東也盛氏云宰夫天子以下大夫為
之在諸侯當為士也天子膳夫為獻主膳夫亦是上士故說得
之云胥俎實者賈疏云胥者升也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實也
敖氏云無胥者賤也自卿已下已無胥矣乃辯獻大夫遂薦之
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之疏正義曰注而後布席校
繼賓以面東上亦獻而後布席也疏勤記云後徐葛陳閩監

本集釋通解俱作后○賈疏云凡大夫升堂受獻後獻訖即降
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注云徧
獻之乃薦略賤也者對上卿與賓得獻即薦為貴也方氏苞云
自大夫以下皆徧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而薦則費
時多矣云亦獻而後布席也者敖氏云辯獻乃布席布席然後
薦是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面東上言其薦之次也其席亦如
之主人辯獻於席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
云辯獻乃布席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
而則賓而無卿與大夫射禮異孔氏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而
者非主人辯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辯獻大夫
之前實待一獻說乃薦主人不過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三
氏云繼賓以面若鄉射三賓之位然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三
卿小卿亦在賓而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疏正義曰
言大夫則兼之矣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升字通解無石經考
文提要云前主人洗升節疏述經起訖云自此盡皆升就席明
有升字案大射亦有升字

右主人獻大夫兼有胥薦主人之事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面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

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
 工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曰敦氏云樂正先升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儀
 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見也此二禮笙人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
 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禮笙人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
 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並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略也鄉
 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略故其辭亦略也鄉
 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與賢能故笙歌
 閒歌宜備舉以厲羣士州長教射則但舉鄉樂而鄉之正歌亦
 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
 管惟新宮故不得告樂備耳褚氏寅亮云所主為燕者或卿或
 大夫不定故必齊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注警
 矇校勘記云矇嚴鍾葛本俱从目徐本誤从月言云工警矇歌
 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矇
 矇諷誦詩本於周禮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矇
 解為警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
 通稱國語工史書世章注工警也樂官必以警矇為之取其精於
 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警也樂官必以警矇為之取其精於
 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為警矇官之長左傳屠蒯酌以飲工而檀
 弓云矇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云樂正於天子
 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者釋官曰周禮無樂正而
 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

樂正學于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
 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
 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
 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為諸侯事周公制禮別立
 大司樂樂師為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為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
 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王制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
 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
 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夫司樂也大射禮重有
 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以周禮樂成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
 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也周禮樂成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
 司樂又饗會諸侯序其樂事燕射樂成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
 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樂成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
 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也周禮樂成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
 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亦
 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
 樂正當大夫二人為之小樂正當上士為之又案鄉飲射二篇
 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
 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
 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也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
 例在大射小臣下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
 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是青經召賁篇儀禮正義十二

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面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疏正義曰注案禮輕校勘記云案徐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木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燕與疏合

重從諸侯制也賈疏云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侯不得有工四大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吳氏廷華云此經工四人

飲疏謂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確有所據也若以此疏引公羊傳舞列例之則此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尚樂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未可知也又云注以

面鼓為燕尚樂之故疏以面鼓較鄉飲後首為臣降於君之故兩說各別然注說為近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面也者對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而言也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

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者此周禮序官文釋官云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蓋總舉其官之辭鄭引周禮序官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故不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為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生辭尊卑略之也又案此篇單

言小臣者唯此為統舉全官之辭餘皆謂小臣正也胡氏肇明云此經說者不一如敖氏云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也郝氏云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

於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蔡氏德晉云案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而祭僕御僕隸僕中下士凡二十人天子

之制也今諸侯之制小臣相工者四人而請媵辭賓之類亦皆小臣則小臣之數幾多於天子矣然以大夫儀考之小臣納工

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既稱小臣又稱僕人則是大僕之屬俱得以小臣稱之其數固未嘗多也盛氏世佐云小臣正四人而盡用之相工鄭疑其不

足於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祿或可兼攝遞換也殊不知此相工之小臣即卿大夫之請媵辭賓者蓋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小法儀正燕服位於諸侯當亦不異今以此篇考之其始戒羣臣設公席納卿大夫饒而請執器及羞膳者請

媵請致辭賓下拜皆以小臣為之至是又納工而為之相前後執事各不相妨雖四人何慮其不給乎若謂其不止於四人則諸侯設官必無多於天子之理適足以滋後人之惑亦愚所不取也又案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者眠瞭也舊說諸侯無眠瞭使小臣代之非蓋警者不可警一刻無相周禮上警中警下警共三百人眠瞭之數亦如之每警一相必不可少也諸侯之眠瞭雖減於天子亦豈小臣所能

阼階上拜送賓主正禮也獻筮即拜送爵于西階禮殺也燕
 大射獻工亦拜送爵于西階工賤代君賜爵不得全用賓主之
 禮韋氏云鄉飲鄉射主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
 西階故即于西階上拜送爵注云左瑟便其右者李氏如圭
 云工北面酒從東來故空其右以受獻詩簡兮曰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謂此獻工之爵云工拜於席者以
 拜必降席經不言薦脯醢於大夫也疏正義曰注云拜於席者
 降席尚異非謂貴工張氏爾岐云大夫偏獻乃薦此獻一人即
 云禮尚異故變於大夫也方氏苞云公及賓與公卿獻薦相隨
 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略故歌奏獻薦同時而畢事同使
 而義異也盛氏云每獻輒薦自是獻工之常禮注說繫使人
 相祭使扶工者相疏正義曰李氏云相祭文承薦下則長一人
 也小臣坐授瑟乃降使之相卒爵不拜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
 則必升經不言升相省文也卒爵不拜主人受爵鄉工也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受爵亦工授主人而主人受之也鄉飲
 酒禮云授主人爵注云將復獻眾工也者明此為獻工長
 一人下乃獻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
 眾工之事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
 受爵降奠于筐遂猶因也古文疏正義曰敖氏云工之長云不
 也注云古文曰卒爵不拜鄭不從者胡氏承琪云上文主人
 獻丁一人拜受爵卒爵不拜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
 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眾工更賤受爵且不拜
 矣言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眾工不拜受爵坐祭
 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右獻工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解爵者奠於薦南之解也公舉之為

大夫旅酬也如初如為賓為卿舉旅之節也方氏苞云為大夫

舉旅不於獻後而介於獻工獻筮之間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

酬公與賓尚有閒而獻主無時休息雖強力者亦倦矣故別使

大夫媵解以休獻王自是以後公為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

為公卿舉旅而主人獻大夫皆媵解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

大夫禮略獻工尤略故同時而畢然後公為大夫舉旅而主人
 獻筮仍與媵解者事相聞耳吳氏延華云此所舉蓋再媵所奠
 者經不言大夫據燕義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此在獻士前
 故疏以大夫言之褚氏寅亮云言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在獻
 賓乃以次而下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者對上為
 賓舉旅為卿舉旅皆言酬不言賜也敖氏云賜與酬其禮同特

經之立文異耳方氏云上經云又行一爵唯公所酬或親卒爵
或徑以授賓若長不定之爵也此曰唯公所賜則唯舉奠解以
賜受酬之大夫而公不自飲之辭也蓋公既三卒爵矣即能勝
亦不宜多勝以自檢於威儀故下經勝象解公亦不自卒解而
以賜大夫蓋無算爵之始又不可不自
飲以導之故不得不預為劑度之耳

右公三舉旅以成獻大夫之禮

卒也旅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

奏以南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
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
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祿
亂者也惡能存其亾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疏正義曰注立正考父校勘記
百年之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云立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
作且云縣中縣中央也者賈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
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
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放氏云此云縣中蓋
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於磬

也餘詳鄉飲酒禮

右奏笙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

拜于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獻笙之爵即獻王之爵也獻笙為

下人拜亦拜於下注引鄉射禮者證一

右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

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

有酒樂與賢者樂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曩蔓而歸
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此采其
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疏正義曰
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亾其義未聞疏詳見鄉

飲酒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周南

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采芣

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芣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管

大天王季居於岐山之陽射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交王而

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

分爲二國周周公所會也召召公所會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

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

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

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

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

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

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

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

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疏葛覃覃宋本釋文

作葦采蘩蘩陳閩監本俱作繁注能脩其法度也盧氏文昭改

脩為循金曰追云脩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案鄉飲注之循徐

本作脩此注之脩諸本無作循者於時文于時誤作是德化被

於而土而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南鍾木而土作南山夫婦

之道者集釋無者字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徐本集釋要義俱無

之字通解有○李氏如圭云歌者亦與眾聲俱作而歌之鄉飲

酒自歌其樂故不言鄉樂也蔡氏德晉云謂之鄉樂者關雎葛

覃諸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異道故鄉

飲酒鄉射士大夫家皆得用之而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遂以爲鄉樂也餘詳鄉飲酒記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

師

周南

召南

關雎

采芣

采芣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芣

采芣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芣

采芣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芣

采芣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芣

采芣

八

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者樂必合此四節為一備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備亦成也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者以其立於堂廉也

東縣疏正義曰注云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者李氏如之北疏圭云工席在樂正東故樂正由楹內以適東楹之東也

教氏云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於堂廉也

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蔡氏德晉云由楹內樂正立工面之坐階際故由楹內而往堂東也東楹之東往君階上而面之

面也云復位位往東縣之北者張氏爾岐云初樂正與工俱在堂廉今告樂備復降在東縣北北面也教氏云降立而階東北面

其初位矣初位未詳其處鄉飲酒注云樂正降立而階東北面盛氏云上經不見樂正所立處而此云復位則亦在西方東面

北之上位矣蓋樂正於天子為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樂正士也士之位已見左故於此言復注蓋出於凡說教亦未確釋官曰

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工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面階東鄉射禮及此篇云席工于面階

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面是樂正在此篇上則位在工而面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酒樂正告于賓乃降注皆云

而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酒樂正告于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而階東北面是也此經云復位者即面階東北面之位也

正與工升降俱自面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

位鄉飲鄉射三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于公公在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下之東其降也仍自面階無緣

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工遷于下降自面階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而北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射畢工升自面階

樂正反自西階東北而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

安得離而位於東賈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義疏

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面樂備而工猶未降則

復也注良由以樂正為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也

也

右歌笙閒作遂合鄉樂而告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君許其請因命

舉爵樂備作矣將雷賓飲酒更立司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

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疏自此至無算爵皆坐

賓次賓賸解于公為士舉旅酬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

無算齋無算樂凡六節而燕禮備注云君許其請因命用為
 司正者以射人請立司正而公即命用射人為司正也蔡氏謂
 射人即自為司正不待君命者以有常職故不知射人無不待
 君命自為司正之理蓋經文公許之中即兼用為司正之意經
 未明言故注明文也云君三舉齋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者李氏如圭云三舉齋者為賓為卿為
 大夫舉旅也晉語云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齋與史蘇曰飲
 而無齋郝氏云初燕禮廢終則易懈初酬賓卿大夫夫人少終酬
 士人眾故正司正洗角罇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
 之以司正也
 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罇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疏正
 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義
 曰敖氏云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位於階閒者
 以燕亦有時而射宜僻之也盛氏曰司正奠罇之處與鄉飲酒
 鄉射禮同皆在兩階之閒庭之中也鄉射禮云設楹于中庭南
 當洗當洗既為南北之節則中庭為東西節明矣此惟言中庭
 則南北之中亦因以可見敖云阼階前非階前為堂塗何云中
 庭也若射則司正為司馬遷位於司射之南說見鄉射飲鄉
 射司正奠罇皆北面此獨南面者立司正所以監無君在堂北
 面嫌於監至尊故南面以示監堂下諸臣也焦氏以怨云鄉飲

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閒北面坐奠罇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
 閒為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
 別著階閒者已見鄉飲故也敖氏阼階前之說鑿空言之不特
 與鄭異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注不主意於賓也校勘記云
 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曰合通解有云洗奠角
 罇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敖氏云洗角罇為將酌
 也奠之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解由便以受之也云君意
 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張氏爾岐云司正述
 君之言以命卿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欲留賓當為我安坐
 以留之也吳氏廷萃云鄉飲司正執罇升堂蓋以示愆儀有罰
 之義如屠蒯揚解是也受命於君不敢以罰齋向君故奠之君
 曰者舉君命命之也以我安卿大夫者以我命安之也不言賓
 賓亦大夫也靖案經言安公卿大夫夫而不言賓諾亦言公卿大
 夫而不言賓要之賓重於卿大夫夫而輕則重者可知敖氏云
 我安云者若曰以我為司正所以安汝也蓋達君之意而自為
 之辭大射儀曰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耳方
 氏苞云立司正恐既醉而號奴俾謹其禮法也而不可以為禮
 辭故曰君命我為司正乃所以安卿大夫使坐而行酒耳言卿
 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大夫射擇士以祭之比
 不煩諸公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以我為司正自述君之命我
 而方氏從之其說非也經文君曰以我安明司正自述君之命我
 為君自我也下文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因問君命故對之
 是書經字賈扁儀禮正義十二

敬謹如此司正不尊於卿大夫且君之前而侈然自稱曰以
我為司正所以安汝有是理乎考詩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
其詩云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又淇
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皆此經
以我安之意也郝氏云以我安即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
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其畱安賓因以安君殷勤誠切之至也盛
氏云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於禮成樂備
之後設有請安一節君尊唯恐其臣或以已故而不敢久畱也
故命司正告之曰子未某與我而俱矣乎蓋示以畱之意
也於是賓卿大夫不復辭而直應之曰諾敢不敢也敢不安者
言君安孰敢不安也詩人之變其君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君之禮其臣也曰以我安古之君臣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一體
相關之誼於斯可見矣亦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者此以
我安兼有二意上言欲畱賓飲酒故命卿大夫是意主於賓此
言其意亦欲卿大夫共安意
不專主於賓故推言之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

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

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疏正義曰

正慎其位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嚴鍾併無慎
字通解有案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方氏苞云鄉飲鄉射主

人作司正故許諾而主人拜焉司正答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
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皆無答而其義各別

飲射之觶將糾旅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為式若主人與賓
答拜則似與司正共監眾賓故不敢答示已亦在所糾之列也

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答拜而主人亦不敢答示
其稟於君命與眾賓同也褚氏寅亮云注疏從觶而往來之說

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
右還亦自北向南而向東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而向西向

也如何以右還為自北而東左還為自南而西向東邪其以中庭位
為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階前

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矣氏廷華云南面奠觶則在觶北
從觶面右還至觶南則又北面卒奠之又從觶面還於觶北故

又南面蓋南面者以西為右故曰右還北面者以西為左故曰
左還洗者洗於階東南反者反於中庭其亦中庭也奠觶本

在中庭故曰其所右還則右手向外其說也是也必從面行者東
為主位當避之故升降皆由西也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而

面也必從觶面為君之在東也者賈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
以右手向外而面乃從觶而南行而右還北面若從觶東而

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階故也敖氏云將於觶南東面則
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

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
其位也案敖說故與注異焦氏以恕謂辟君當從觶西古注本

無漏義而敖氏不遵用謂變於堂上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於某禮愚謂禮惟其宜實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氏憑凡逞私幾欲自為一經宜分別觀之勇盛氏世佐亦謂敖云從解東非而謂注為君在東之說亦未於於解南乃北面者為當取解而飲鄉堂而拜以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于其所示受命於君之意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正奠解取解皆南面明將反與虛解也監堂下酒儀也北面拜者明監酒出君命也吳氏廷華云虛解必洗而奠之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者蓋以待愆儀之罰也

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

以賓親徹若**疏**正義曰敖氏云鄉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君親徹然夫賓奉命而不敢辭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

達其意也出授從者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賓請而後主人命徹者臣也出授從者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賓請而後主人命徹

尊賓也君臣之禮則有司要其節而請於君宜也盛氏云司正於此不請坐於賓而遠請徹俎於公亦君禮之異者也注云

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李氏如圭云鄉飲酒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燕禮公

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也郝氏云人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於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盛氏云鄉飲

鄉射主人之俎亦降自西階從賓也燕公俎降自阼階君尊得自由其階也釋官曰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

之胙俎褚氏寅亮云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衍也義疏云此說是也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

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卿大夫皆降東

面北上以將坐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

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屢屢賤不

則不親燕安坐**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凡燕坐陳本通解俱作座相親之心也非也相親之心也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

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注云凡燕坐必說屢屢賤不在堂也者李氏如圭云不言公降說屢於戶外少儀曰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

屢於堂下於室者說屢於戶外少儀曰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謂尊者也此君尊在堂上說屢於席側可知春秋傳衛侯

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鞅而登席公怒蓋古者見君以解鞅為敬也敖氏云賓入少立於卿之北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

說屢而升也盛氏云大射儀云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屢升就席此不言司正升賓者文略也云禮者尚敬故多則不

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者此釋經燕安坐之義案爾雅安止也又云安定也又安安坐也詩嘉賓式燕綏之安與綏古相通是

安之義謂止而坐之也今人猶謂設席燕賓請賓入席曰安坐
 即是此意譽主於敬燕主於樂樂則相親鄭云燕安坐相親之
 心也敖氏謂乃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失其義矣
 敖氏又云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跪也至醉而退乃履
 褚氏寅亮云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此禮說
 履即跪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淡衣連衣裳為之而曰短無見膚
 則殊衣裳者制亦可知吳氏廷樞羞庶羞謂膜肝管狗豕醢也
 云公以皆坐則就席時未坐也羞庶羞謂膜肝管狗豕醢也
 羞所以盡愛也敬疏正義曰注云膜肝管狗豕醢也者李氏如
 之變之厚賢之道疏正義曰注云膜肝管狗豕醢也者李氏如
 燕禮牲用狗知有肝管狗豕醢也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
 已方氏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
 嘉惟借可羞無不薦也此而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典禮敖氏
 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於在
 下者矣義疏云肝管非速致之具此未必有吳氏廷樞云周禮
 膳夫羞與珍竝言肝管為八珍之一不得裸入庶羞不踰牲者
 云庶羞眾羞也必不止於狗豕醢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
 謂用豕不必以羊為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得踰者也大夫
 祭薦於盛成禮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受獻禮成於祭薦至
 是乃為之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郝氏司正
 云初獻大夫於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司正

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

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疏正義曰注云皆命者命賓

賓及卿大夫皆與知之也案南有嘉魚末章云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豈意欲復與加厚之據上云嘉賓

不醉也又與侑古音相近通用言其舉酒以相勸侑也又湛露

云不醉無歸亦即此經之無不醉也云司正還立西序端者盛

氏云注蓋約鄉飲酒禮言之然非也西序端者相旅之位此下

方獻士未須相况獻士之時司正亦將與焉則其降復解南之

位以俟可知也敖氏云惟云受命皆命又不著其所如上文可

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當以此說為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

退立西序端之說為正蓋既為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注

察儀道其受獻乃降復解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右立司正命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獻士用

也今文疏正義曰主人拜受解校勘記云受唐石經徐本集釋

解為觚疏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送○李氏如圭云士堂上

是等巫屏實扁儀禮正義十二

無位故燕坐乃獻之郝氏云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
 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注云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
 觶者敖氏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盛氏云觶以小為貴故
 獻用爵其他用觶鄉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觶觶大於
 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觶則獻士用觶亦宜之今文作觶者以
 觶字以爵著氏與觶相涉致誤也敖氏定從今文非禮器云貴
 者獻士何以決其必無哉胡氏承琪云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
 說云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觶四升觶五升觶六升觶七升觶
 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許氏以前儒家治
 禮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觶五升曰
 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許君謹案周禮一獻三觶當一豆即觶
 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作
 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作
 聞觶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觶則一豆當為斗與一觶三觶相應禮器制度云觶
 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觶也據此知鄭君所
 引儀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度馬季長說
 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文云觶受四升又云觶三升者謂
 之觶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為此駁至觶觶二字
 雖誤則由觶觶形近易譌言之尤為明晰儀禮古文多作觶故
 以義定之上文獻舜正主不用爵而用觶古文作觶此古文之
 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觶旅酬
 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
 其也今文多誤觶為觶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
 媵觶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誤也
 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觶注云此
 觶當為觶此則觶本作觶字形近誤觶古今文皆因士坐祭立飲
 之而誤者也鄭於注十一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士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眾士也亦疏正義曰注云
 者郝氏云謂長以下即祝史小臣等云亦升受爵不拜者李氏
 如圭云笙長受爵於階上知士亦升受爵吳氏廷華云周官笙
 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眾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乃薦
 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開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乃薦
 司正與射一人司士一人執翬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
 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司正在上
 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為上庭長也此皆有司正者在射
 南北面而先薦司士中士之尊者敖氏云此皆有事者故別在射
 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異之也司士之位正當觶南射
 人而下以次而西執翬者既薦則復立於尊南郝氏云乃薦謂
 既獻於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於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

儀禮正義十二

也司正即射人為之故曰一人盛氏云此五人者皆士長也
 獻在長也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為序不
 又其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眾位
 齒矣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眾位
 依齒也非褚氏真亮云亦以爵同也獻士時仍與士序當
 薦主人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士時仍與士序當
 即薦人而待辭獻乃薦所以殊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當
 南射於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吳氏廷華云司正與司
 亦薦於此者據周禮司士掌朝儀之位為之擯據聘禮相幣
 在中庭則司士固在庭之位經文不具耳則其與司正並
 宜也執幕固是士位莊尊南亦薦於此者或以為司正並
 敢薦於其位故就堂下近其位之地與司正並鄉射之司
 云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稱庭長也鄉射之司
 射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稱庭長也鄉射之司
 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為司射小射為司馬也司馬
 薦之不見於經何也射而鄉射為司射小射為司馬也司馬
 正不義可互見也射而鄉射為司射小射為司馬也司馬
 司正義非大射也射而鄉射為司射小射為司馬也司馬
 司正義非大射也射而鄉射為司射小射為司馬也司馬
 人主之何也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為宜
 行必從則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為宜
 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者釋官曰注引

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者
 有二人一為司正一仍洪射人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
 一人又云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
 侯司士上士為之文王世子云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司
 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
 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為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
 右之官孔疏以為即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辯獻士士既獻
 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
 者立于東方而北士乃薦士蓋尊之畢獻於其位疏曰方
 氏苞云其文正與辨獻大夫遂薦之相明大夫於獻之時遂薦
 士則辨獻畢立於西方而後同時齊薦也注云每已獻而即
 位於東方蓋尊之者賈疏云庭中之位卿東方而西大夫北
 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士得獻即東
 方卿位是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位自東方不變疏
 尊之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位自東方不變疏
 正義曰注云位在東方者賈疏云上設位之主人就旅會之
 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在東方也主人就旅會之
 尊而獻之旅會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
 畢獻乃薦之主人執疏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取爵於下
 虛爵奠於篚復位疏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取爵於下
 是皆經召賣扁儀禮正義十二

射行葦之詩王肅以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春秋傳襄公二十九年晉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張氏爾岐曰若者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賓即騰解舉酬注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者對大射主於射未為大夫舉旅射也褚氏寅亮曰亦大判言之如鄉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吳氏廷華曰大射先禮既重且繁不如鄉射之稍省也案義疏曰注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賈疏以下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右因燕而射以樂賓

賓降洗升騰觶于公酌徹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荅再拜

此當言騰解酬之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疏正義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曰李

氏如圭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故騰解以序厚意敖氏曰騰解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賓於是時為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觶以下如下大夫騰解者之為但拜於階下異耳公降一等者重其騰解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凌氏釋例

曰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騰此以賓騰解者禮以相養文也吳氏廷華云賓主獻酬不敢亢禮於君也但公既酬賓賓亦當酬公彼此相酬仍近於亢故於旅酬之未行之不言酬而言騰謙若下大夫之為亦不敢亢之意案義疏曰騰觶於無算爵之先其禮已殺乃賓必下拜公且降一等辭者尊賓三荅拜俱應降席而經無文則禮漸殺可知據下受公賜者亦就其席又鄉飲酒禮受酬者自介右狀受酬者受自左此經士受酬與眾等則受自左也故右大夫執爵者序端蓋待事賓坐祭卒爵者司正其準也注云騰觶為騰解者說已見前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

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

反位反席也今疏正義曰敖

祭卒爵再拜稽首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賓降奠角觶于篚乃洗象觶此降拜已再拜稽首故下云成拜盛氏曰此降拜亦未拜也凡賓下拜之禮無論已拜未拜聞君命即升升又再拜經於此或言升成拜或言升再拜稽首文互異耳敖說太泥賓於下必再拜稽首而後升成拜者惟初受公酬之時為然餘則否褚氏寅亮云前公酬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騰公而公坐取賓所騰解與唯公所賜至此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儀禮正義十二

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為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變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掌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即此以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為大夫不如其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為士明矣獻不于西階于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故屬主黨也經義聞斯錄曰或疑鄭以此經庶子如周禮之諸子故賈疏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也但考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既重而位亦尊矣且其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未嘗云王燕則正六牲之體也使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亦當為士今乃於士旅酌卒始獻之而云如其禮大射儀又云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是其人更輕於士故與左右正內小臣相次也大射獻賓獻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俎俎獻服不則宰夫有薦庶子諸折俎燕與大射又皆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庶子執燭于西

曰郝氏曰唯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

受者興以酬士欲令疏正義曰敖氏曰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

使之興以酬士司正以是命執爵者也必命執爵者告之者備

有未知者也是後則司正不命而執爵者亦不復告之張氏爾

岐曰前三舉旅皆止於大夫今為士舉旅故命之相旅固司正

執也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即其命之辭盛氏世佐

曰是時司正益升于西階西北而命執爵者命訖退立序端以

相旅與吳氏廷華曰執爵者非大夫卒受者乃大夫命命執爵

者轉命大夫也使卒受者酬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而階上酬士

士耳下節即所命之實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而階上酬士

亦當與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

旅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庶子以下未獻故亦

上辭祝史小臣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庶子以下未獻故亦

夫酬士之儀卒受者亦以解降奠于筐焦氏曰其旅皆如大

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

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二

外內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倉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為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於堂上而獨置旅倉者恐非為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為不易矣褚氏寅亮曰旅倉已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于西階上辨者似專指士故言辨而不言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倉言耳士旅酌酌相酬無執爵者疏正義曰焦氏以犯云有疑此節專指旅倉之士而言謂旅倉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酌亦如之承上酬主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幕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宜遂旅於下也觀卒疏正義曰盛氏世佐此則旅倉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

右賓媵解於公公為士舉旅酬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辨降洗遂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

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而縣之北僕人

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執大燭于門外夫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內小臣闈人又刑餘之輩耳奈何天子教國子之大夫在侯國者名同職同而位顧下儕於庶人在官及刑餘之輩哉考之周禮宮正宮伯皆宮中之官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後鄭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始即此經之庶子與曰官有長有貳燕與大射禮大事繫故在公者長貳及府史胥徒皆趨事篇中有長貳並言者大射正小射正大樂正小樂正大史小史司馬正司馬師小臣正小臣師僕人之正僕人師是也亦有不並言者長事多而貳事少則貳別言之如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即知其餘言小膳宰也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禮者記補之貳事多而長事少則長別言之如大射庶子正徹公俎即知其餘言庶子皆貳也考天子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降等則庶子皆當為士貳當為下士下士則獻於獻夫有司有小臣師從者及工人士隸僕人等皆其官之屬吏府史胥徒之類則安知設俎執燭者非庶子之屬吏而文有不備耶庶子非官故獻之在士之後如士禮耳或疑司宮即周禮之宮正職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考宮正有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則執燭者或亦其屬為之故與庶子聯事也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卿大夫士

之子苟無其位必不與燕既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
 會後注是也唯注以左右正為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大小樂
 正亦不應在旅會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一類
 夫人之官也庶子為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為夫人之官故
 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旅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
 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正僕人正僕人正僕人正
 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正僕人正僕人正
 氏如圭曰云左右正則二樂正分居東西各監一縣也僕人亦
 相工者工席揖而階上僕人宜近其事故立於西縣北北統於
 堂案鄉射禮射時遷樂于下王降階下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樂正北面立於其南燕禮君射則是時僕人陪于工後亦在樂
 正之北也張氏爾岐曰左右正據庭中之位而言大樂正在東
 縣北故曰左正僕人正揖而縣北故曰右正釋官曰此篇以經
 考之不見有兩樂正注誤賈疏引大射鄉射記云眾賓立者東面
 射或否不定未可據為左右之名鄉飲酒記云眾賓立者東面
 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
 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于階上獻之明
 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即小臣僕人之官侍
 從於君而位在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
 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
 左右攜僕是其證也又案上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是左小臣既受獻矣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

命在君左右故于階上獻之不如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
 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為小臣之屬矣胡氏
 肇昕曰敖氏郝氏說皆與注殊敖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
 內小臣同獻則意其亦為內臣也郝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
 也左右非一故不言其官然以詩書考之雲漢以膳夫其稱立
 政與攜僕故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云內小臣職文釋官曰案周禮內
 事陰令后夫入之官也者周禮內小臣職文釋官曰案周禮內
 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詩秦風云寺人
 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內小臣又謂之巷伯箋云巷伯
 內小臣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寇巷伯徹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為內
 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寇巷伯徹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為內
 小臣而以巷伯為寺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
 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寺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
 亦繁章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令閣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
 內官之士即此去皆獻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又公食大夫禮稱
 曰在鄉遂采地者為外臣也案張氏惠言曰大射注云三官獻於
 近習故云別於外內臣也案張氏惠言曰大射注云三官獻於
 此非鄭意盛氏曰庶子以下皆扈衛親近之臣故皆獻之於
 階上經不著其入門位次者以其本在門內故也其位蓋在東
 方面北面北上云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鐃人鼓人僕人

皇清系角續編

儀禮正義十二

三

之屬盡獻可知也者周禮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竝以下士為之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於阼階

無算爵 算數也爵行無次無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疏
正義曰敖氏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解以升郝氏曰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大夫之爵方氏苞曰特表其為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曰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為禮士則受酬於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惟執膳爵者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該於上堂下而獻必于阼階上水此義也獻執爵者無文何也該於上經辨獻士也褚氏寅亮曰上賸解以大夫此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也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殺者也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也韋氏協夢曰前大夫賸解及賓賸解皆于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然後奠解于薦南此士不拜送故公亦不拜受不拜與公為禮也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君命也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而也古

文曰公疏正義曰敖氏曰降降席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再拜者宜別於公所親酬者也注云席下席西也者李氏如圭曰前受公爵者皆降拜拜升成拜至此拜下而已席以東為上統于君注引古文作再拜者姜氏曰大射嚴君臣之禮尚也燕禮貴和君子當從古文盛氏曰案經但云答拜者答此一拜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姜說得之胡氏承琪曰案此經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耳若古文明云公答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褚氏寅亮曰古文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致先虛爵明此疏正義曰敖氏曰異解竝行者不先卒爵而俟者膳酒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禮受賜爵者士相見禮言卒爵而俟者始飲酒若為君嘗之者然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奠歡在於飲疏正義曰敖氏曰未當公飲之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盛氏云公既卒爵不以奠于君所象解非臣所欲也方氏苞曰此爵公終不舉而反奠之何也奠之而公不舉以示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受是青巫解賣扁儀禮正義十二

賜爵者與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子其所疏正義曰射

云授執散爵者此脫一者字案戴校集釋補者字○敖氏曰必

興授者以屬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若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

行之謂每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禪先以之賓餘皆

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禪先以之賓餘皆

以次行之惟已飲賜爵者則不復授之褚氏寅亮曰此禮無算

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鎔酬之儀吳氏廷華曰與授爵者尊君

也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

不拜乃飲實爵乃猶疏王義曰李氏如圭曰卒受爵者自酌酬

士舉旅時大夫猶拜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

俗卿席以明之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爲大夫

之節敖氏曰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

自酌且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實爵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

人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

而受及自酌也張氏爾岐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

曰亦旅于階上而不拜也

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辭命徹冪

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疏正義曰敖

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氏曰冪兩

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

爲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

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敬從命小臣以復于

賓公乃荅拜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

皇清系角系系

卷之五

三

賜爵者與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子其所疏正義曰射

云授執散爵者此脫一者字案戴校集釋補者字○敖氏曰必

興授者以屬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若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

行之謂每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禪先以之賓餘皆

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禪先以之賓餘皆

以次行之惟已飲賜爵者則不復授之褚氏寅亮曰此禮無算

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鎔酬之儀吳氏廷華曰與授爵者尊君

也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

不拜乃飲實爵乃猶疏王義曰李氏如圭曰卒受爵者自酌酬

士舉旅時大夫猶拜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

俗卿席以明之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爲大夫

之節敖氏曰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

自酌且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實爵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

人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

而受及自酌也張氏爾岐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

曰亦旅于階上而不拜也

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辭命徹冪

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疏正義曰敖

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氏曰冪兩

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

爲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

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敬從命小臣以復于

賓公乃荅拜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

是書經

儀禮正義十二

三

不可執司烜墳燭可執之燭也庭燎不可執之燭也庭燎是也庭燎是也
 庭詩及司烜庭燎是也若門則亦稱門閭人門燎是也釋官曰
 庭注門內門外之說固不足憑毛鄭詩說亦有未盡也釋官曰
 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
 後鄭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宮中庶子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諸子執燭於階上
 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諸子執燭於階上
 周禮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則執燭於階上諸
 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云甸人掌薪蒸者釋官
 曰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于庭其職也周禮甸人掌薪蒸之官
 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也者釋官曰周禮甸人掌薪蒸之官
 與注台云闔大門人亦如之闔人秋掌同鄭注周禮云闔人司
 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闔弒吳子餘祭公羊以
 為近刑人左傳魯人亦使刑人為之也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大闔是諸侯闔人亦使刑人為之也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降取脯重疏正義曰郝氏曰賓醉燕以醉為節厭厭夜飲不醉
 無歸又曰醉而不取薦脯榮君惠也盛氏曰詩云厭厭夜飲不醉
 德故賓出必以醉為節也奏咳以爲行節也凡夏以鍾鼓奏
 之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鼓奏九夏今奏咳以節

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疏正義曰往云必賜鍾人掌以鍾
 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疏鼓奏九夏者釋官曰周禮鍾師掌金
 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諸侯鍾人所掌同云今奏咳以節已
 用賜脯以報之明雖疏正義曰往云必賜鍾人掌以鍾
 鐘人乃其黨之在旅會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
 事也方氏苞曰工笙並受獻不宜獨遺於金奏故賓以薦脯賜
 之九夏皆以鐘鼓奏而所賜惟鍾人獨遺於金奏故賓以薦脯賜
 鼓人也賓及門內雷則奏隊者向未離庭中之位所受特其黨
 之立於門內者耳蓋以爲禮也非飲食之道也一人受則與眾
 同之矣又云凡薦之實皆不舉則既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
 以賓脯賜鐘人見其凡氏以舉則既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
 之迫其至門內雷之時則終擊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
 此明言賜之置諸鐘人之旁俟其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
 人設有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赦氏所擬又一說
 也賓自命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赦氏所擬又一說
 不具說耳胡氏肇昕曰此不過言以薦脯賜鐘人如赦氏所擬又一說
 耳言鐘人以概其餘也然奏九夏者非獨賜鐘人如赦氏所擬又一說
 用賜脯以報之赦氏擬議過拘焦氏尤為詞費古文賜作錫者獨
 胡氏承瑛曰案賜卿大夫皆出隨賓公不送是臣也疏正義曰
 正字錫段借字賜卿大夫皆出隨賓公不送是臣也疏正義曰
 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為獻主也若於異國之臣雖不
 為正賓君雖不為獻主猶送之郝氏曰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
 是壽經解賈編儀禮正義十二

送也凌氏釋例曰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燕禮大射儀賓出公
 不送也觀禮侯氏出經不送天子尊故不送也是臣與君行禮皆
 不送也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為臣者賓出使擯者還
 其贄于門外考經文但云還贄于門外不云送是主人不送也
 士見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為臣者不送則君
 臣之禮也又君賜之倉君若降送之則不嘗為臣者不送則君
 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取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辭遂出大夫則
 降也疏云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中尊者
 亦得辭降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庭公但降一等揖之
 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此經之賜倉亦是燕類經
 云君降送之蓋亦降一等與放氏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
 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
 曰三辭其說皆非也經云三辭即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
 門指大夫而言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巳不送至門證以燕
 禮大射則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賓出婦從降自階
 主人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婿與女行禮故女父
 不送非君
 臣之禮也

右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下論與異國臣將燕使
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

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為異故於禮未特見之也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

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

入告古文腆皆作珍今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

文皆曰不腆酒無之疏正義曰注云禮使人各以其爵是也

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會大夫之文云腆善也又云古文

腆皆作珍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者胡氏承琪曰腆正字珍古

文段俗字詩新臺籒籒不珍箋云珍當作腆腆善也與此訓同

毛詩古文段珍為腆與禮經古文亦同胡氏肇昕曰此鄭參合

古今文而酌用之也古文作珍段俗字故從對曰寡君君之私

今文作腆今文無之文不備故從古文有之

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士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私謂

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辭徐本義曰校勘記曰注謂獨受恩厚也

者布懼用勢決之辭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謂獨受恩厚也

也敢誤作告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和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謙詞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和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放氏曰客自謙不敢以敵國之
 使自處故云然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者謂聞命怖懼用勢
 直決之辭也褚氏寅亮曰或晉使聘于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
 是奇怪罕實扁儀禮正義十二

為私屬之謂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

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

致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

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疏許之今文無使某鄭不從者無使某

則文不備且上兩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

與寡君須與焉親相見致君貶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

拜賜命賜也猶與也敢拜賜命從使疏正義曰此賓對使者

對遂再拜稽首所謂拜賜命命也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

燕朝服于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

月行此燕禮玄端而疏也者此言朝服據士冠禮之文敖氏曰

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也者此言朝服據士冠禮之文敖氏曰

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端玄冠素裳緇帶素鞵白履士之朝服

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褱帶以玄黃為異若人君則又

朱綠帶也其餘亦與士同玉藻曰大帶四寸褱帶君朱綠大夫

玄黃士緇帶二寸再繚四寸是其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

引漢法者見所服者與樂故嘗於廟而燕則於寢相親昵也

素裳白履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履也案特牲記朝服

玄冠緇帶緇衣素裳鄭主朝服鞵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

為玄冠緇帶衣素裳鄭主朝服鞵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

正義曰校勘記曰此節經注今本並脫經唐石經徐本集

釋楊氏敖氏俱有注徐本集釋楊氏俱有通解經注皆無亨于

曰凡燕四方之賓客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齊

略如燕其臣之禮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

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

堂而解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

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晉折俎也不啐似若尊者然也

介門而北面而公既獻苟敬乃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疏正義

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疏正義

勸記曰注主國君饗時饗徐本鄉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

饗陸氏曰或作鄉非案疏亦作鄉然以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考

之作饗爲是彼注與此注支異義同彼言饗命之宥是饗者春

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是饗者春

禮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且饗食與燕其事相連若聘後禮

賓自爲一事何容相較乎且聘禮注云今文饗皆作鄉則鄉饗

古通用此注即作鄉亦當讀爲饗不當讀爲鄉也今燕又且獻

焉且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宜○李氏如主曰饗倉在廟燕

在寢饗重而燕輕饗既親獻也故燕以介爲賓而席賓於諸公

之坐以介爲賓而後公可以無親獻也苟敬之席在公之左春

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

居公之右改禮坐也不啐啐如卿之禮苟敬者卿且粗略之意苟

敬猶曰殺敬也敖氏曰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於外臣所燕

者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此燕主爲賓而設賓

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此

席當有加席與會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就揖讓升公拜至賓

荅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賓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

辭許再拜稽首公荅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賓者納賓皆如羣

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

其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也與作階之而諸公之位也此

苟敬於是皆有肅皆尊異之不啐啐者辟正賓又下記言與卿

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此以介爲賓固足以明

其卿爲聘使之禮若大夫爲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夫爲

之與盛氏曰苟敬之義於氏得之而其解以賓爲苟敬以介爲

賓之故則非也蓋燕禮輕於饗而外臣與已國之臣又有閒若

以聘賓爲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既有所不安且非所以申款

曲致殷勤也使幸獻與則與待己國之臣無異又非所以申款

也於是席之於君側諸公之位不啐不啐其禮似敬於賓而折

組之設又有非己國諸公之位不啐不啐其禮似敬於賓而折

實矣故以是名之與必以介爲賓者聘禮云于賓壹會再饗介

壹會壹饗其與賓行禮之時介每爲賓所厭而不得以伸我敬

焉故必特爲介設會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介爲正賓則其

所以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尊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

君臣之道徇有非聖人不能爲者蓋禮以義起而義由內出孟

子所謂庸敬在兄弟斯須之敬在鄉人亦此意也豈必卿爲聘使

是壽經卒貢扁儀禮正義十二

而後以其介為賓哉褚氏寅亮曰如敖說則反主為客矣即聘使為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邪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胡氏肇昕曰此經苟敬人各為說說無定論鄭注且假之義郝氏極排之而戴氏震別自為說以為說文苟自急救也音棘从艸省與苟且字不同近時說經者如翁氏方綱陳氏壽祺洪氏頤煊等皆從其說而王尚書經義述聞則云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解為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苟敬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為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救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胡氏肇昕曰此解推求經注之義與情事恰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位其禮已殺其敬亦殺與鄉飲酒之尊者相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不齊肺不啐酒此注云不啐啐似若尊者然也尊者即尊者謂此賓似若尊者然也戴氏以說文苟字說之義雖新而與經不

合款氏之說亦牽強至方氏苞謂苟當作者則益穿鑿矣張氏爾岐曰苟敬者坐近君側而簡於禮儀疑於苟矣實則敬之故立以為無膳尊無膳尊降尊以疏正義曰注云降尊以就卑者名是也無膳尊無膳尊就卑也疏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本於此李氏如圭曰不自尊別於外臣敖氏曰膳尊瓦大也膳尊象觶也所燕者非已臣子故不立自異然則尊簠之數皆減矣張氏爾岐曰欲敬異國之賓故不自殊異也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為客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為賓者大夫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卑雖尊之猶遠於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疏大夫為賓者校勘記曰但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恆與單疏述注合陳本誤作恒○賈疏云此謂與已臣子燕法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為苟敬也敖氏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者嫌為賓或當以所燕者也公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者嫌為賓者或當降於所燕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為賓者位於堂且與君為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為賓自是明嫌之義敖云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盛氏曰不以公卿為賓自是明嫌之義敖云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似曲賓為苟敬唯燕四方聘客則然若已國之臣各有位次階而北面之位非諸公莫敢居也朱子之說亦未能以為然注引公文伯者事見魯語今文無則下無燕鄭

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

儀禮正義十二

不從者以其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吳氏廷華曰聘禮上介鄭注以爲大夫則上介爲賓即大夫爲賓也方氏苞曰賈疏云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會君親與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爲賓主之禮又何不以不與逼乎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而不也膳宰疏正義曰敖氏曰經但云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耳而不卑於士疏見其爵故明記之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盛氏曰士上士也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凡位於西方者皆是膳宰即周禮膳夫也膳夫上士則膳宰非上士明矣故注云膳宰卑於士釋官曰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即膳宰以下云羞卿者小膳宰參之可見差膳有常職而執冪者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冪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冪者不及羞膳者正以其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亦膳宰得薦者以其爲主人異之褚氏寅亮曰惟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以經不辨其人故記者膳宰也左也膳宰之疏指言之注云膳宰之佐也者方氏苞曰特

著小膳宰明羞膳與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皆膳宰正也

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

而樂闋肆夏樂章也今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奏此疏正義曰敖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於

樂焉此用樂者君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禮也

而樂闋辭君也必於此而樂闋者亦以其爲獻禮一節之終也

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於此也卒爵乃闋獻禮之終也此蓋

以樂與其禮相爲終始亦足以見尊君之義矣盛氏曰以樂納

賓亦謂與四方之賓燕也賓即其上介也聘賓爲苟敬公迎之

于大門內而不以樂異其介爲賓則亦擯者納之及庭公降一等

揖之而以樂所寵異之也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

此樂非蓋卿大夫有王事之勞是公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

也既不以所與燕者爲賓何取乎納賓之時而奏此樂以尊之

乎肆夏逸詩也周禮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又鐘師

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且彼是迎尸送尸之樂歌而王出

入於大寢亦用爲行節燕禮納賓於義何取鄭即以金奏釋

此亦於時樂闋者升堂而樂闋則嫌於兩君相見也卒爵而樂

必於此時樂闋者升堂而樂闋則嫌於兩君相見也卒爵而樂

闕則嫌於獻公也故以是為節與獻公亦以樂因賓也賓於獻
 時樂未闕獻公若否則非尊君之義矣卒爵乃闕明此樂為獻
 而奏也金氏曰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
 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禮謂燕他國大夫奏肆夏而
 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
 侯燕聘賓唯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
 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王夏也外傳謂金奏肆夏三猶文
 肆夏其一繁過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
 王大明繇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
 也又樂闕亦有異記言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是賓未卒爵
 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闕當兼賓主言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闕必待卒爵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笙入三成之入三成謂三終也流也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
 皆歌三篇不止十篇而已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
 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
 三終足以明之矣舊說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三成謂奏
 南咳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
 褚氏寅亮曰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
 之三而笙奏南咳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所奏之詩所用之器
 不同故別言之考周官笙師管笙等皆用其所掌則管奏亦屬
 笙師故笙入取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

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
 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故注
 云小雅逸篇吳氏廷華曰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咳
 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江氏筠曰經言升歌者四
 而文有不通此經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
 云乃歌鹿鳴三終此記云升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
 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
 大射云三終是也於大射云謂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
 春秋傳所謂王歌鹿鳴之三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而其義曰王歌三終則益可見矣案敖正鄭之失明矣
 然鄭於大射與放說異其於此記當與敖說同蓋其所以無注
 者以記所用之篇數與經不殊注已詳於經則於此不言可知
 也知鄭意如此者鄭謂大射不歌下二篇略於勞苦與諮事耳
 此無射事本於樂不略又鄭謂所燕為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
 而四牡皇皇者華一為勞使臣之詩一為遣使臣之詩鄭論用
 此二詩之義於四牡皇皇者華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悲忠
 孝之至以勞賓也於皇皇者華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悲忠
 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則用之於賓較諸經所燕之
 賓尤於事情為切合有不得歧經記而言而反於彼為異說則鄭
 注於此足以正彼注之非又即此記之文足以明彼文之義矣
 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者李氏如圭曰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二

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之詩江氏笱曰樂賓有笙歌閒
 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輕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
 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此記樂其四節始升歌次下管次笙入
 次合樂疏則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中
 說下管之義也大射升歌後惟下管一節而別無笙入文注云
 笙從工而入吹篳篥以播新宮之樂也教氏謂管與笙入為二於
 此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笙入三成者蓋大射乃管
 華黍也於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立也案敖說是也蓋大射乃
 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
 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
 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
 即行遷樂于下是明為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
 少師上工皆東南坊之東南西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即
 就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管西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即
 至卒管而後遷于東是明為管故而就阼位遲也又既管後經不
 云獻注以為略下樂通考全經凡工於就事訖無不得獻者此
 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合樂笙工並為亦俱
 有獻惟得獻訖而後就事者其於事訖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
 燕與鄉飲開合不獻然則即經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即為大師
 益明矣蓋自來於下字俱以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為笙入
 堂下之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為笙入
 非無據然就此記文案之於歌言升於管言下於笙言入則所

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堂而非堂下
 也又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益可明矣
 言遂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閒歌放氏曰不閒者或以樂
 不閒也疏曰盛於上故於此殺之與獻時不奏肆夏則不閒管
 乃有閒盛氏曰燕樂只四節謂歌笙閒合也此則有管而無閒
 亦取合四節之數與褚氏寅亮曰此無閒歌亦異常燕經云遂
 閒不用若舞則勺師遵養時海又曰賓維爾公允師既合樂
 萬舞而奏之所以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大武武允師既合樂
 美玉侯勸有所以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大武武允師既合樂
 歌鹿鳴下管不奏南陵曰華黍而管新宮不用閒歌笙入三
 終而遂合鄉樂又或為之舞而歌勺以爲節皆與常燕異初既
 以樂納之及作正樂又有此異節以其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
 也盛氏曰張說歌管之法與放典當以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
 告成武之樂歌也者周頌酌篇序文鄭以爲正注云勺頌篇
 鄉樂萬舞而奏之者賈疏引宣八年公羊傳以勺即勺也合
 謂秉干以奏勺詩也盛氏曰內則十二年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學
 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成童舞象注先學
 然則勺蓋文武之次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成童舞象注先學
 之總名武用干威文用羽籥是舞勺當用羽籥疏引公羊傳以
 爲干舞蓋非先儒以象為維清勺為酌皆用頌之篇惟公與賓
 而舞時歌以為節今亦相承解之然未見其必然也

有俎主於燕其餘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惟徐本作唯單疏通解
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李氏如圭曰大射公卿皆有俎注云
曰經文已明記復言之者嫌所與燕者或當有俎如異國之賓
然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疏正義曰
否之命注云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疏正義曰
公賓賡解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盛氏曰主人親授公爵故
釋此辭二大夫及賓賡解皆奠于薦南未凡公所辭皆栗階
不敢必君舉之意無庸釋此辭也疏誤凡公所辭皆栗階
也謂越等急疏正義曰疏正義曰
趨君命也疏正義曰疏正義曰
拾一足一級曰栗階下曰階栗與疏正義曰
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疏正義曰
者庫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士冠禮降二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
以此推之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
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
等已下至士三等階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
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

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
 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甞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
 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禮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
 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
 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
 禮檀弓云杜蕢人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
 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越眉倅靈公階而走是也教氏曰凡凡
 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
 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凌氏釋例曰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
 則栗階考連步是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
 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升階經不云連
 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疏所云歷階越階皆禮經
 所無教氏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階所云歷階越階皆禮經
 法教氏乃以下階當之似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非行禮常
 又禘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
 散等栗階此言練祥及虞附之祭考士虞禮升階本不散等以
 有兄弟之戚故鄭云略威儀也以栗階為略與燕禮不同經義
 聞斯錄曰案注意將至堂二等乃栗階其下如天子堂九尺階
 九等則七等以下仍連步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則五等以下仍
 連步故云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考古人升堂止二法曲禮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
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尋常之法若急趨君命則栗階
栗猶歷也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
四等足不相併閱歷而上故曰栗階但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
過二等也疏謂升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
降有公還階下告公還階下告公還階下告公還階下告公還階
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疏旅之禮請於擯者侍臣
侍飲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注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於時請之擯
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公於大夫以下也特言
已下約大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特言
賓者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凡薦與羞者通解無與字注小膳宰
亦士疏注云謂於卿大夫以下也特言羞者小膳宰欲絕於賓
羞賓者亦士者教氏曰謂於大夫以下也特言羞者小膳宰欲
宰者釋經文也此無所釋故并薦言之文法宜然也然則經言
羞膳羞卿之類亦并薦言之明矣盛氏曰經云羞庶羞進也與
人故記著之凡公賓卿大夫也士以下無羞薦進也與禮重故
也或曰衍文羞庶羞也謂以庶羞進者皆小膳宰也獻禮重故
薦脯醢者與之脫履升坐以後禮益殺故薦庶羞者同之觀此
則經記中所謂羞膳羞卿者皆專指薦脯醢言之明矣經於賓

云膳宰薦脯醢于公云士薦脯醢記亦云羞膳者士士尊於膳
宰也於卿之薦經不言其人而記著之曰羞卿者小膳宰也小
膳宰卑於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薦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大
夫以下皆不言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薦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
用胥則薦於主人之後者可知也薦脯醢者尊卑之差如此釋
官曰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于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
也此復言凡薦與羞者小膳宰又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醢餈糝
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內羞謂羞豆之實醢餈糝
羞籩之實糗餌之實醢餈糝注云羞豆之實醢餈糝注云羞豆之
所言羞豆羞籩之實醢餈糝注云羞豆之實醢餈糝注云羞豆之
郝氏曰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為之此郝說之所本也君與
曰周禮籩人醢人皆以奄及女奴為之此郝說之所本也君與
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尊君疏射則君於燕射或時
不與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疏與發矢時相連也每於
矣將發之節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
張氏爾岐曰稍屬謂以四矢稍稍付公不并授也張說得之蓋以
猶付也稍屬謂以四矢稍稍付公不并授也張說得之蓋以
記及大射儀考之公既發一矢必使人執弓以俟其耦耦亦一
是青徑徑賣扁儀禮正義十二

發而後公再發則不以樂志疎正義曰敦氏曰古文志
 為接續而授者誤矣不以樂志敦也敦正義曰敦氏曰古文志
 每發不以樂之節為識而必欲應之也此亦優君也敦氏曰不
 以樂志者謂雖不與鼓節相應亦得釋算也凡射者不鼓不釋
 而君獨否所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大射正燕射輕疏正
 曰敦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之事也記於既發言之未詳
 其或有脫文與郝氏曰凡射俟同耦指隆發畢弓猶在手惟君
 既發小臣即受弓以授弓人俟同耦也盛氏曰大射儀云公
 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
 役故注云燕射輕也必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
 之於君也然則其授弓也亦小臣受之於弓人以授弓與每發
 必使人執弓而俟亦君禮之異者也敦疑此有脫文非既發發
 一矢也郝以為發畢亦非釋官曰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
 繕人考之疑即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箠增戈挾拾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案大僕職已授之
 受之此又焉者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
 大僕之官此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即周禮
 繕人考工記有弓人為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荅君而俟荅
 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注云荅對者張氏爾岐曰面鄉君也若飲君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荅對徐本集釋俱有此注通解若飲君

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疏正義曰賈疏云夾爵者
 訖又自飲為夾爵胡氏肇昕曰鄉射記云若飲君先自飲及君飲
 夾爵據注云賓飲之如燕勝觚則經文燕上當亦有如字君在

大夫射則肉袒不纁襦疏正義曰鄉射大夫與士射則袒纁若
 厭於君疏此對君則肉袒故云厭於君若

與四方之賓燕勝觚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鄉

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疏正義曰注謂公卿者酌之校勘記

升勝觚於公若恩惠也疏正義曰卿諸本俱作鄉唯嚴鍾楊氏與

此同酌徐本集釋通解楊叔俱作酬案此本雖作卿而仍載許

亮反之音明係鄉字偶失校耳○敦氏曰賓謂介為賓者也執

爵似指屬之勝觚者而言贊猶左也盛氏曰賓謂介為賓者也執

則釋此辭也吳氏廷華曰不敢斥言勝觚于公故謂贊執爵者

蓋若執爵者勝觚而賓贊之耳注云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也相

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解之也對荅也亦告疏正義曰敦氏曰
 請而相者許之解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
 記不備見之也疏正義曰注弦歌校勘記曰絃徐本作弦與單疏
 事其君子疏正義曰注弦歌校勘記曰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
 是詩經卒賣扁儀禮正義十二

中之樂釋之何邪曰燕樂有鐘磬有舞教於磬師掌於旄人皆謂在庭之樂非房中也特是祭祀賓客之時房中之弦歌既作則在庭之樂皆應之而舞者亦取節於是焉猶合鄉樂之意也以其因燕而作故皆謂之燕樂燕之為樂也既有在庭之樂又有房中之樂其蓋有加而無已矣內羞與房中之樂皆不見於經而記其臣者蓋有禮樂之卒章曰鐘鼓樂之者詩人以既得淑女而狀其常典也關雎之意耳先儒以朝廷贊見之際釋之是已若援以為權欣和悅之證則出於傳會而陳氏取之過矣唐人采蕭統之房中之樂之證則出於傳會而陳氏取之過矣唐人采蕭統之說去鐘而用磬亦一偏之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九終

吳縣汪家鰲校
太倉畢長慶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三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

者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疏正義曰大射儀第

大戴此第十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正義曰大射儀第

以觀其禮戴校集釋本以觀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

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不言諸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云

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

以為說也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

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

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

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

者是也敖氏曰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禮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也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也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射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主於序歡情也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氏之說分晰明確考大射之禮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其麋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饗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饗是諸侯卿大夫皆有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習射此特大射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也

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豈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眾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竝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為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晉曰諸侯凡有朝覲會盟諸大事亦當與羣臣習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為然是也

大射之儀疏

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

郝氏曰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貴
 儀子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
 射有儀所以難也盛氏曰不曰禮而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
 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於君君乃命之言君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奠定皆射
 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前戒備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
 燕具凡四節○蔡氏德晉曰戒射預告有司以將射也高氏愈
 曰古人臨事而懼故必戒戒則人心警惕執事虔共矣盛氏曰
 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諸侯
 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為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與祭
 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遂戒次第宰戒百官有事于射
 如此賈疏以此戒為祭前旬有一日誤矣
 者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
 宰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徐本作家誤云宰於天子
 冢宰治官卿也者賈疏云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
 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
 立地官司徒以兼之云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大宰
 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
 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
 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為三及聘禮諸侯
 謂司徒為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尚書戴記左
 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

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為宰武請于冢宰國語使鮑叔
 為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為長諸
 侯三卿司徒為長遂以宰為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
 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
 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
 六卿下鄭之大宰石彘為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大宰
 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射人戒諸公卿大
 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
 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
 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射人掌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
 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疏正義曰注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
 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區別重
 戒之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
 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
 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
 矣觀此則士旅倉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
 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
 華曰此言贊者下公射則曰小臣正贊祖贊襲則凡量人樂人
 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豕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疏正義曰敖氏曰宰夫戒此三官其六耦滌謂溉器掃除射宮疏以當宿視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為之張氏爾岐曰前者宰已戒百官至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掃除濯灑又在射前三日之射前一夕故云宿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量道張侯昔射前一宿則射前一宿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射三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宿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以宿為前射三日之前一宿非是注云宰夫豕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會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飧歸乘禽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帛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是此經之宰夫即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

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為獻主鄭注亦承其說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為正聘禮歸饗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為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禩記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士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宰當上士為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大耦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溉器掃除侯之六耦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溉器掃除射宮者釋官云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主於射胡氏肇所曰案射人無視滌之事云滌謂溉器掃除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張氏以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於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大夫氏苞由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也司馬命量人量侯道法滌者之儀皆不載必已見於祭禮也

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而

十北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密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

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狸之何物每舉足者正
 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
 弓考工記曰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
 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穆穆也禕侯者豹鵠也禕侯者
 下天子大夫也千讀為射射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曰正義曰校勘記
 也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曰正義曰校勘記
 塗數者塗釋文作徐案塗塗今字正視遠近正陳閩監葛通
 解楊氏俱作止徐本番氏俱作正案周禮射人注云狸善搏者
 也行則止而疑焉其發必獲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
 有者字曰周禮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
 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入諸侯當士旅倉為之云侯謂所射
 布也者以三侯皆以布為之而以皮為鵠又飾以皮也云尊
 者射之以威不密侯卑者射之以求為鵠者周禮梓人云毋或
 若汝不密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者射
 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注所本
 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何物每舉足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
 之知容乏同物也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
 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疑
 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
 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考先鄭
 注射人云狸步謂一舉足為步於今為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
 記以非之明狸步為六尺也故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

物在兩楹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為節也步者蓋
 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為
 識故云狸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云大
 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云王大射
 則其虎侯熊侯為首此幾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
 二侯以熊侯為首此幾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
 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
 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
 侯射侯為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故氏
 曰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
 大射其熊侯豹侯於射人職云諸侯之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
 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
 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
 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
 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此畿外也畿內亦
 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
 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為
 穆穆也禕侯者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為
 注同故氏云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參侯
 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參侯其豹侯歟郝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
 之間即孤卿大夫所射之麋侯盛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

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
 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一丈五寸少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賈疏
 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
 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為先參次之干為後乃云某見
 鵠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之後則遠侯之高俱見
 各見於近侯之上謂先張近侯乃張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於
 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唯以貫鵠為中而其外則否於
 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
 之不得不然者而尊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
 曰再言而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
 爾岐曰設乏而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
 有乏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眾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
 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
 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
 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為之鄭注周
 禮云巾猶衣也巾車官之長周禮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
 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設乏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
 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鵠為主也云鵠之言較直也射者
 所以直己志者明鵠取義於直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
 爾雅釋詁曰較同訓為直格與鵠皆諧告聲其義亦相近也又

引或說以為易名者以正鵠皆易之捷點
 象於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
 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參
 大半寸射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
 記及考工記侯道每弓得二寸為侯中大夫
 中以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為侯中大夫
 參侯七十弓侯中大夫四尺參侯五十弓
 之一為鵠大侯中大夫四尺參侯五十弓
 尺三寸三分有奇上下各一分侯中之上
 二尺下躬下舌亦如之上舌之上為上綱
 三侯較之躬舌相參侯四尺參侯之中高
 論則大侯之中高參侯四尺參侯之中高
 若武之去地則經惟言不及地武義蓋以
 武之數注以武為尺寸是也尺二寸合上
 八尺侯中一丈則于侯上綱及地共一丈
 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
 當由干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
 鵠下半與干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與
 鵠六尺鵠上六尺上綱齊大侯鵠下半
 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
 則高於干侯當一丈三分二寸掩於干
 則參侯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
 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

股一而有半其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
 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敬側敖氏分股鼓為兩面
 誤鑄大於編鐘而小於特縣之鐘蓋特縣鐘中又自有大小也
 竝非小於編鐘江氏筠曰敖氏謂鐘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
 與歌樂相應者如所說則鄉飲禮是特縣將應笙則不能應歌
 應歌則不能應笙豈以在階間之故而兩者俱應邪抑以大夫
 士之制異而於兩者俱不應邪案此說本諸宋葉氏見書夏擊
 鳴球節蔡傳中蓋宋人都不識字止知頌有誦音不知頌有容
 音說文云頌兒也籀文作頌又云兒頌儀也然則頌本是古之
 容兒字又詩敘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則頌又兼成義故注云言成功曰頌又云古文頌為庸可見頌
 與庸意義皆同也又尚書云笙庸以謂鄭注亦引此經以說是
 也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
 子盛于午故東方為陽中也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
 用事故萬物生焉引春秋傳者國語也州鳩對周景王辭鄭引
 以證東方鐘磬名笙之義也云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者韋
 昭注引賈唐云大族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
 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寶
 者韋注云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一丈一分律長七寸九
 分寸之一姑絜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洗濯枯穢改柯
 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脩絜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
 之燕享可以納寶也是二律為東方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

鐘磬謂之笙也敖氏曰笙磬笙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
 鳴與注說異盛氏曰笙磬笙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
 其在西而名之鄭解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
 之數度鄭乃引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族姑洗二律
 而縣獨協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啟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為
 應笙之磬頌磬為應歌之磬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
 樂以人聲為貴故歌者在土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
 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
 笙為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
 時以管為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管奏也詩所謂笙磬同音是也
 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
 為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而無應管之鐘磬邪且歌者在
 為西方安得有歌而云頌磬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合
 樂之時歌瑟與眾音竝作亦豈唯西縣為與歌相應也云皆編
 而縣之者磬師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
 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處也案陳氏曷謂編磬在面而以頌磬名
 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以特磬編磬為頌笙之別其說與
 注異盛氏非之而引詩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傳之
 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鑄如鐘而大又周禮鑄師云掌
 者郊特牲注亦云鑄如鐘而大又周禮鑄師云掌金奏之鼓注
 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鑄也敖氏曰鐘鑄皆南陳亦以其北
 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西面而擊者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

謂向南陳之以虛首在北也皆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
 皆鐘磬鑄也陳之於堂為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
 東南鼓應鼙應樹也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
 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疏正義曰注應鼙應之校勘記曰徐本
 不在東縣南為君也疏無應鼙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
 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
 周縣鼓注云楹為之柱貫中主出也縣縣之於筭篋也周人縣
 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陳氏祥道
 曰楹鼓蓋為一楹而四稜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
 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正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方
 氏苞曰建鼓即楹鼓以本貫而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誌則下
 云共鼓在其南一鼓在階之面疏在鼓面可矣皆特標建鼓
 義無所處於文為贄胡氏肇明曰注以樹訓建者以建鼓之名
 取於樹也鄭固亦以建鼓為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
 氏駁之非也云應鼙應樹也先擊朔鼙應應之鼙小鼓也
 者爾雅釋樂夫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疏云應鼙在東面以應西
 應小鞀也鞀與鞀古字通陳氏與傳疏云應鼙在東面以應西
 面之朔鼙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
 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
 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鑄其為一肆移來在阼者鄭以為為君以
 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為君也下建鼓言一此不言一因

移並言之敖氏曰此鼓鼙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
 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鑄之南故移鼓鼙於
 此以辟之也鼓鼙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面
 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為是面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而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
 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
 鞀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
 頌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面一肆也注云面為陰中尚書
 庸疏物之所成者西方為秋陰氣始盛故曰面為陰中尚書
 堯典曰平秩西成萬物成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
 者亦國語文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武之所成引春秋傳
 貳當為貳之誤韋注曰七月為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
 律長五寸七律二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
 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
 貳也云無射所以宣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者韋注曰九月
 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十一
 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
 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二
 律為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

而輦樂為賓所由來也者賈疏云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為樂賓故先擊朔輦應之也云鐘不言頌輦不言東鼓義同文省也者以上東方言鐘應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為庸者胡氏承拱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尚書笙庸以開云東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賈疏云擊頌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賈疏云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尚書二禮三注略同賈疏云古文頌為庸此雖疊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夫師注頌之言誦也容也史記周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義通用故今文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為生訓頌為言成功其義致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訓義不可通如以頌為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古文之作庸又何說乎此以見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於其羣臣備舊說之不可輕改也

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疏正義曰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敖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間也階間之縣東上其鼓則面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間之

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為而去其縣非禮殺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於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既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為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為燕亦有時而射也韋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間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為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易有賓射備縣而大射不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注以所與射者之尊卑而定縣之闕與不闕談矣胡氏肇昕曰案上文於笙磬言面於頌磬言東面故於建鼓言南鼓東鼓不言面此無鐘磬惟有鼓故於鼓言南面明鼓之在北也敖氏因經不言鼓遂謂此鼓不擊穿鑿甚矣褚氏寅亮曰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即降尊就卑之義階間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不以何獨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何獨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

遷樂者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聞并其縣而遷之也

鼓之閒 籥竹也謂笙簫疏正義曰注云籥竹也謂笙簫之屬者謂管也管與笙簫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云倚於堂者敖氏曰籥即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盛氏曰建鼓之閒即兩階之

閒也設於此者以管為堂下樂之主也胡氏肇斯曰案阼階之
 階開設之故各一建鼓故云建鼓之閒管為工所執以吹者於
 知倚於堂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而倚於絃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以祝將之賜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自擊又眠瞭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也上經注云奏樂先擊而擊樂為賓所由來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擊而擊此鼓亦在而故知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設鼓於磬而倚於絃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縣設倚置於頌磬東絃鼓兩南縣耳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簾東故其絃而委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疏正義曰注云設於
 經面絃二字當乙編磬繩不可言東西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可見胡氏肇斯曰案經云倚以東西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
 言南北不可言東西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於絃則鼓在磬後鼓所以節奏賓至先擊鼓則鼓當在磬前禮記天子賜諸侯樂則
 謂倚于頌磬東其絃而委說最確陳氏奐毛詩傳疏謂絃維也
 維亦繩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鼓乃縣之東西兩肆皆
 有磬鐘鑄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鼓在
 而肆頌磬之面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
 縣鼓在面其義證也胡氏肇斯曰陳氏以鼓當縣鼓考詩有磬

右射前一日設樂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右有豐罍用錫

若絺綴諸箭蓋罍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

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

卑矣罍覆尊中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罍蓋卷辟綴

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
 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為上也惟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
 或作錫絲或作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錫用錫若絲陸氏曰錫劉
 裕古文箭作晉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錫用錫若絲陸氏曰錫劉
 蓋卷辟綴于篠幕宋本釋文作肅○張氏爾岐曰諸侯將射先
 行燕禮故此下皆陳燕具蔡氏德晉曰此設尊也厥明設樂之
 明日射之朝也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者兩方壺
 為臣尊故知膳尊為君尊也韋氏協夢曰設器之法尊者先設
 卑者次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
 為節乃設膳尊與燕禮同注謂後陳之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
 也說者以為若并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者
 賈疏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為形也曲
 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
 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字曲故鄭還依豐字解之
 胡氏承琪曰曲不戈字儀禮多古文當本作彗戴侗六書故引
 唐本說文豐从豆山并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古交
 彗不从山汗簡亦只山并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古交
 韻會云說文本作辨據此知古文彗字本從辨亦兼取盛義許
 鄭疏同但鄭以古文彗不從山故但云并聲傳寫誤加山作曲
 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為承尊之器以此豐為豐年字又以
 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凡說也胡氏肇昕曰賈疏中說豐字其
 謬不一而足近儒解此經鄭注者亦人各一說段氏玉裁謂注

豐是衍字案以鄉射鄭注校之疑注聲當是形之譌也考鄉射
 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云說者以為若并鹿盧其為字從豆
 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聲近似豆大而卑當作形近似豆大而
 卑即鄉射注之豐形蓋似豆而卑也依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
 豆象形从豆者其義象形謂曲象豐形也說文之例成字者則
 曰从某不成字者則譬之曰象形此象形之字非諧聲之字六
 書故所引唐本蜀本不足為據注云若并鹿盧正謂曲之形也
 惟其若并鹿盧故其字從豆曲而其形則近似豆大而卑矣校
 者疑注謂豐从豆曲聲遂改形為聲而不知曲本不成字且未
 即鄉射注參考之也古文作彗則豐之省古瓦作并又彗之省
 要皆非諧聲之字也云錫細布也者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
 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是錫為細布也云箭篠也為幕
 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者敖氏曰幕橫綴於
 箭而從蓋於無勺亦從加於幕上西枋與箭而午乃以餘幕
 反蓋於勺亦如塵之著於勺也蓋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
 張氏爾岐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絺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幕加
 勺又反之此覆尊之法勺加幕上復撩幕之坐者以覆勺盛氏
 曰郝氏以綴諸箭蓋為勺非當從張氏云酒在北尊綴於君南
 為上也者敖氏曰燕禮曰尊南上此云酒在北文互見爾云今
 文錫或作錫絺或作給古文箭作晉者錫見燕禮胡氏承琪曰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給燕禮幕或用給敖氏曰見其貶於大
 射鄭不從今文作給始為此歎釋文絺劉作給音卻盧氏文昭

曰谿字無考云音卻疑卽谿字之譌承琪案劉本蓋仍從今文
 作谿非是今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
 也故書箭如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段氏玉裁曰
 吳越春秋晉竹中稜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
 也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本部曰稽木也从木晉
 聲書曰竹箭如稽案此當云周禮曰竹稽讀如箭今本傳寫譌
 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从木忠民棟曰古讀晉如箭故摺紳
 一作薦紳承琪案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如薦申
 薦之尊士旅會于西罇之南北面兩圓壺旅謂庶人在官者圓壺
 變於方也疏正義曰敖氏曰罇南言東西節也罇南有鼓此不
 賤無玄酒疏以鼓爲節者鼓高而罇下圓壺在地取節於其下
 者宜也燕禮旅與其尊皆在門西此旅會者在西方之南於燕
 位爲少西則此尊之南北亦宜近之郝氏曰士旅會者之尊燕
 禮設於門西旅會者立門西也大射駢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
 會者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面罇之南盛氏曰
 罇南有鼓此又在鼓南舍鼓而取節於罇者以鼓之
 在面者有二故以罇爲識也敖云取節於其下非又尊于大
 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慘侯狩侯之獲者獻讀
 皆沙酒郊特牲曰汁沙況於醖酒服不疏正義曰注云獻讀爲
 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而

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沙況於醖酒者胡氏承琪
 曰郊特牲注云謂沛和以益齊摩沙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
 也和鬯者中有齊鬱和以益齊摩沙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
 莎鄭蓋以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
 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賁鬱和和鬯以醖酒摩莎沛
 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爲莎古
 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亦讀爲莎古
 酌鄭司農讀爲儀儀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又詩東門之枌
 原與婆韻谷風悲與萎韻亦其聲類也張氏爾岐曰注引郊特
 牲以證沙酒之義沈沛也沛沙酒者和以醖酒而摩沙之以出
 鬱鬯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鬯云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
 統於侯皆東面者張氏曰設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注
 云侯時明此尊不爲服不氏設也案此節後儒多不從注說敖
 氏曰此尊侯時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
 獲者及巾車僕隸人之酒也於此獨云獻者嫌其爲祭侯且見
 不他用也壺亦圓壺盛氏曰下經云司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卽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尊卑
 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其徵矣獻
 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爲鬱鬯非也鬱鬯之酒天子以爲摯
 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爲豈宜以獻僕隸下人乎卽云祭侯亦非
 所宜也且酌鬱齊以彝不以獻爲沙不確蓋鬱鬯止嚼啐而不飲
 皆略同吳氏廷華曰注以獻爲沙不確蓋鬱鬯止嚼啐而不飲

下既云卒爵其非鬱鬯可知則獻當如字敖說是也又云下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司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又云司馬師獻僕隸人與中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鄭以司宮尊為獻服不之尊故以此為獻僕隸人等之尊又謂服不之尊待時而陳蓋經兩言尊其文似複故為解之如此不知經明言尊于大侯之乏服不為大侯獲者居大侯之乏側焉有設尊於此反舍服不而言隸僕之理若如下疏謂不必君射故不於初設之是以君若不射則無服不之尊故此注不言服不耳不知君苟不射不但無服不之尊亦且無大侯之乏此經文義作何著落敖氏謂此尊特連類及之尙未設尊至獻服不時始設耳其言是也褚氏寅亮曰細案之東北止有二尊無四尊也敖氏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為是設洗于阼階東南鬯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面

或言南陳或言疏正義注去異其文者以互文又設洗于面而面異其文也見義也蔡氏曰此設洗篚也

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東南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服不之洗亦侯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時而陳於其南言言之其實未設也獲者即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鬯也君禮而水不用鬯以所獻者賤故爾郝氏曰膳篚而向以君席在東也獻獲者之洗水篚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

張氏爾岐曰此篚中不設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盛氏曰獲者之尊即設於大侯之乏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即謂此洗也篚中所實者一徹也亦未設而先言之法以此與服不之洗分為二而張氏從之非高氏愈曰尊兩壺于侯東為獻獲者故也復為設洗者洗以致潔雖於獲者賤人亦不敢略也吳氏廷華曰爵在篚言篚則有爵可知注以為奠虛爵而設非也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惟賓及公席布

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而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正義曰蔡氏曰此設席也敖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亦蒙有加席之文也射禮重於燕故賓有加席方氏苞曰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爲賓而加席與卿同猶燕主人也以為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卿之重席陳而不設以卿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卿之加席文設於其位非所負也若有東面則北上者敖氏曰東面者在西序下少北此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眾寡也方氏曰惟大射卿大夫在國者無不與小卿位於賓西五大夫繼之戶西不足以

容其席位故有東面者燕則無此文衰老及有事於國中者可
 不與也注云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
 氏曰此惟公席及賓席而遂及之耳韋氏協夢曰燕禮設卿席注
 者亦因設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韋氏協夢曰燕禮設卿席注
 云席自房來此云樹於位後彼燕禮輕臨時乃設大射重於燕
 故先設卿位而樹於其後以爲識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俟
 賓也焦氏以恕曰痛自房來原其始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俟
 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
 曰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
 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
 大夫諸侯三卿分爲上中下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次
 爲小卿亦曰介卿左傳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
 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
 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卿各二卿各三卿各四卿各五卿各六卿
 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一人是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
 小卿一是一小司寇一是一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
 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而東上
 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
 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即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
 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其東面
 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
 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

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繼大夫繼賓
 以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
 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即兼小卿言之足證此
 小卿爲大夫矣注非是諸公說詳鄉飲酒禮褚氏寅亮曰燕禮
 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而于設公賓席下無
 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即繼以
 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
 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
 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蓋對燕禮賓
 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
 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
 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
 在賓而文極明不必官饌百官各饌其疏正義曰敖氏曰官各
 於繼而下添西字官饌百官各饌其疏正義曰敖氏曰官各
 曰膳宰具宮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盛氏曰此亦
 膳宰總具之於堂東而官乃分饌之於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
 禮注吳氏廷華曰此注以百官言之賈疏謂非獨宰可知燕禮
 所謂官者亦是百官此經官饌亦是膳宰具之故褚氏寅亮曰
 射宮無寢故闕羹定也烹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
 其饌所而不言羹定也烹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

右射曰陳燕具席位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

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

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會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

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會者在士南為有侯

君之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大夫在于侯之東此夫字釋文唐石

大命疏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

音泰足以證夫字之誤注大夫在于侯東北夫字徐本通解楊

氏俱作史是也與單疏標目合故入庭深也徐本通解楊氏俱

無故字與疏合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

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解公取解酬賓遂旅酬

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解公為卿舉旅酬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

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小異主於射故也注云大史在

侯東北士旅會者在士南為有侯故入庭深也者敖氏曰大史

在于侯東北為有事故滾入東上小史在面也不著祝位者與

史異處故略之其位自任門東士旅會者在士南者為辟射也

門面之位其東西稍近於侯盛氏曰大史與士旅會者之位皆

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儀故移於于侯之東北近其事也

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位自

在門東非士旅會者移於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士旅會者即

周禮旅下士蓋可見矣云小臣師正之佐正相君出入君之大

命者賈疏云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為佐小臣正小臣中

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釋官曰注疏謂諸侯無大

信矣周禮小臣下不見有祭僕其職云大喪復于小廟喪大記君夫

人之喪小臣復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

左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杜注以為大僕則東遷

後所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平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

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為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二人

執戈先二人後喪夫記君之喪裕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

臣亦四人也又云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東堂

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據

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

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

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胡氏肇

昕曰盛氏謂小臣師及其從者皆立于東堂下非是褚氏寅亮

曰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鷺

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又司公降立于阼

士職有大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是皆經解續編儀禮正義十三

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

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疏正義曰

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淡也者以燕禮言爾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揖以其入庭淡也者以燕禮言爾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大夫則止揖公卿故燕禮亦上言大夫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知上文公卿下兩說行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

云卿不得復云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得連稱卿大夫也郝

說非大射正擯大射正射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大射重於燕

大射正亦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與釋官曰

謂大射正對射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名擯者命賓賓少

進禮辭願辭辭以不敬反命以賓之辭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

命復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疏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

尊卑故賓于門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無之冪及羞膳疏正義曰吳

脯醢是薦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而非羞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

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

之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疏正義曰盛氏云下經主

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冪及羞於諸公卿者經無明文擯者

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雖同而所命者則異擯者

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及至也辟遂疏正義曰敖氏

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方氏苞曰公之降揖同而燕則賓不辟

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而一人以為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

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

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疏正義曰

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淡也者以燕禮言爾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揖以其入庭淡也者以燕禮言爾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大夫則止揖公卿故燕禮亦上言大夫誤行耳大夫此變爾言

知上文公卿下兩說行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

云卿不得復云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得連稱卿大夫也郝

說非大射正擯大射正射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大射重於燕

大射正亦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與釋官曰

謂大射正對射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名擯者命賓賓少

進禮辭願辭辭以不敬反命以賓之辭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

命復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疏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

尊卑故賓于門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無之冪及羞膳疏正義曰吳

脯醢是薦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而非羞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

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

之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疏正義曰盛氏云下經主

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冪及羞於諸公卿者經無明文擯者

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雖同而所命者則異擯者

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及至也辟遂疏正義曰敖氏

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方氏苞曰公之降揖同而燕則賓不辟

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而一人以為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

右命賓納賓

奏肆夏肆夏樂章名今止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疏正義曰注云肆夏樂
 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秦肆夏疏章名今止者賈疏云
 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為肆夏時邁
 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
 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止是
 以頌不能具鄭彼注足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止
 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為一義故兩解之胡氏
 肇昕曰時邁肆于時夏鄭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陳常于時
 夏箋同服子慎注在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
 曰夏聲是樂章名夏之證故周禮有九夏也引呂叔玉者解時
 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故以為
 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敖氏曰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
 言肆夏之王曰肆夏樊遏渠然則每夏之中各有篇數如肆夏
 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
 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取與問此惟奏肆夏而
 不及樊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敖說是也國語
 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是肆夏樊遏渠合為肆夏之三所謂三夏
 是也賓出入奏肆夏而穆叔幾之者孔氏廣森經學危言謂諸

侯惟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備肆夏
 謂備肆夏之三耳本合奏肆夏今并奏樊遏渠猶本合歌鹿鳴
 今并加歌文王穆叔故從而譏之也盛氏曰鄭引周禮易尸為
 賓非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鍾鼓奏之詩云鼓鍾送尸是也
 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即賓出鼓
 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蓋即賓出鼓
 胡氏肇昕曰此說非也天子與諸侯異者在於肆夏之三與肆
 夏耳不在於金奏也左傳言金奏肆夏周禮言以鍾鼓奏九夏
 則奏肆夏者必以金奏之可知也禮經於賓出入言奏肆夏故
 鄭引周禮易尸為賓以此禮亦同於尸出入也賈疏曰燕禮記
 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
 奏此樂焉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
 納賓法也盛氏曰燕禮輕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
 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為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
 有王事之勞與否哉疏誤矣方氏苞曰燕以辨尊卑別賢能宜
 節故納賓公即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慈惠宜略於儀
 詳於度數故公即席受獻皆以樂尊尊也納賓以樂賢賢也大
 夫以下無霄而獲者釋獲有霄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別賢能之
 義相應燕而漸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勳勞功伐而加隆焉
 以厲羣臣與案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
 此說與疏合

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君疏正義曰韋氏協夢

升而階也燕禮言主人亦升自階與此文互備也方氏苞曰

主人從賓之後既升堂則北面而立侯賓就席然後拜其至故

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注云主人宰夫主人降洗洗南面

也者釋官曰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主人降洗洗南面

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於洗北辟正主者以

正主此不於洗賓降階而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主人北面盥

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賓少進

異宜違其位也獻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疏正義曰校勘

不用爵辟正主石經徐本通解叔氏俱無乃字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

注揖之徐本通解俱作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

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

將就瓦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

甌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

反之疏正義曰叔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

覆勺疏而適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

執冪者乃舉冪也又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反之亦執冪者也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疏正義曰注云賓既拜於筵

筵前為倒句法也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疏正義

燕禮曰筵前受爵曰叔氏曰宰胥宰之屬也薦賓者與公同亦盛之盛氏曰宰胥

岐曰惟盛得有樂也燕禮記云賓及庭而奏咳夏賓拜酒主人
答拜而樂闕亦謂降酒告旨時此燕已臣子法郊特牲云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闕彼燕朝聘之賓法也吳氏廷華曰
盛於上謂堂上飲酒之禮盛不以堂下之樂為盛故樂闕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卒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疏曰正義

氏協夢曰凡奠爵拜者皆執爵與然後答拜出庶子云不與
者答拜之經或不言執爵可以例見之也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南疏正義

曰故民曰西階西非主人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
對不言反位亦文省方氏苞曰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

人增西階然後賓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與對卒洗及階揖

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

執幕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

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

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曰疏正義曰此不云不告旨遂卒爵與坐

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

也崇充也謂謝疏正義曰注正君校勛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酒惡相充實疏記曰君徐本作主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既受獻矣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疏

不敢安盛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燕禮射人案節而升賓不復請於君也此曰

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胡氏肇听曰燕禮注引此經則鄭

於燕禮亦謂以命升賓也特文省耳方說非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

於疏正義曰注觚有象骨飾也校勛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其

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

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疏正義曰庶氏曰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公祭

如賓禮庶子贊授肺疏正義曰庶氏曰燕禮士薦膳宰設且贊授肺此皆與之異者亦為主於射而略

之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疏正義曰謂不

等皆變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筐

於賓也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筐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西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

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疏正義曰庶氏曰此亦當酌膳云酌散

主飲故叨君惠夫射主禮不敢同於君也姜氏曰酌方壺酒曰

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

方氏苞曰燕禮酌膳志恩禮渥洽而不敢忘也大射酌散示等

級分明而不敢苟也案後三說皆與敖異吳氏廷華曰上文賓

射但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

奠爵于筐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腠觚手賓酌散而階上坐奠爵拜賓而階上北面

荅拜腠送也散方壺之酒疏正義曰注古文腠皆作騰胡氏承

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作腠禮即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騰若

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與禮經今文作騰者義合故知此作騰

者必今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

立飲也此於正主酬也主人酌膳賓而階上拜受爵于筵前

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而階上拜受爵于筵前

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

不飲主人之酬爵以示不敢再先於公卿侯受君之酬而以酬賓
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賓
故別舉媵觶而薦東之觶又不得他用則俟禮終而徹之可矣
鄉飲鄉射不用薦東之觶義與此同其舉薦西之觶以旅則以
事各不同而節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
文亦少異耳

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命之使選於長幼之疏曰方

氏苞曰長謂五大夫爵列才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
復請於君也公為公卿舉旅曰若賓若長則非以長幼言可知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拜再拜稽首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

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

執觶與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

右為上古文曰疏正義曰皆奠觶再拜稽首方氏苞曰上稽首

酬而先賜媵爵者飲何也凡酬必先自飲而後致爵於人媵爵

者之飲乃代君也酬爵四舉非有代者君豈能勝諸氏寅亮曰

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為上各居右即相左矣故凡往來

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

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

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鎔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

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右故以此為

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相左之儀無二例惟因

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

右如敷說則混吉下凶矣可乎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鄭不

從者胡氏承琪曰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中爾雅

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喪禮新盆槃瓶

皆坐祭遂卒觶奠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疏

正義曰

氏曰此亦答再拜者蓋重祭也方氏苞曰燕禮主人自酢賓受

儀禮正義十三

稱禮之輕重而為之降殺也胡氏肇斯曰二說皆不足據盛氏世佐曰此云答再拜衍六再字耳韋氏協夢曰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答再拜上兩公答

拜不言再拜者文不具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筐昨階下皆致命請君使人與二

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齋者執解待于洗南君命小臣請

南北上降適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

東楹北亦相左奠於疏正義曰注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

亦相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而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

相面向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此二人先者於尊而

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

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韋氏協夢曰交於楹北有相左

相左正義賈疏燕禮以相右言此因注有相左之文又以相左

言二說相兼而旨始備焦氏以恕曰上注言先者既酌右還而

反與後酌者交於而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

上考鄉射大射凡射者凡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媵齋則交相右

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故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交者皆相右而

燕射不變者良為允矣鄭於禮學最精必審諦而後出之況射

者之交相左見於前後者非一恐非率爾釋此當可兩通云

媵齋者皆退反位反門右疏正義曰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

及公揖卿而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

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右二人媵解將為賓舉旅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與以酬賓賓降而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義曰小臣長

若未疏正義曰賓升成拜校勅記曰案顧炎武張爾岐俱云唐

成然疏石經拜誤作敬然石經實作拜

於燕者鄭以燕禮使小臣辭此使小臣正辭為變也釋官曰燕

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

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

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請媵齋者作下大夫二

人媵齋請致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

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詔揖諸公卿大

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為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福

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襲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

是皆經實屬

儀禮正義十三

官

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雖無事而亦必別言
 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
 其為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詞之
 義故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方氏苞曰拜下禮也故主人獻
 公大夫媵解皆聽其稽首於階下而不辭惟於賓則略君臣之
 分而執賓主之禮故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
 辭既則不待其拜而升之指異敬也公以賓所媵解賜人亦不
 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師保故與
 賓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至君命徹幕則
 賓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辭而終不升成拜
 公坐
 奠解答拜執解與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言不
 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禮疏正義曰下不就拜
 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禮也校勘記曰就
 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韋氏協夢曰上
 言賓降而階下再拜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異其
 文耳注謂發端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媵解于公何以發端
 言下拜繼言降拜乎又曰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
 即辭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受
 公命然後降辭賓則賓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甫降
 小臣即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侯公命則賓亦已
 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褚氏寅亮曰上經公于媵解者

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
 經公答賓亦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公坐

奠解答拜執解與賓進受虛解降奠于篚易解興洗賓進以臣
 道也君受

虛齋君不親酌凡齋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
 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
 空其疏正義曰注賓進以五道也校勘記曰也徐本通解俱作

文也疏就陳闈監葛俱無○敖氏曰言興洗見洗則止也張氏
 爾岐曰公授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

賓爵即反位 升再拜稽首公答拜 不易君義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 賓告

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 旅命也賓欲以疏正義曰

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也公許擯者
 又以告賓乃旅也方氏苞曰祭祀賓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

舉旅必使賓請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
 賓而使決於上下也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決於諸

大夫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決於羣士也士舉旅
 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決於庶子有司

也惟賓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蓋
 據為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之文惟見大射

是壽經解讀編 儀禮正義十三

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辨尊卑簡賢能一稟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燕不待言矣以告於擯者以射者無自請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使於君之儀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卿後大夫賓大夫之

也使之以長幼之疏四字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疏賓大夫之次先孤卿後大夫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右飲之位疏通解俱有案釋文有相飲二字坐奠解拜執

解與大夫答拜賓坐祭禮而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不拜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徹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解

卿則賓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禮殺疏既乃於筵而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既漸而殺也燕禮無此三字文略耳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

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

右公取陵解酬賓遂旅酬

主人洗觚升實徹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疏正義曰校

作觚注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繒布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脫注徐本通解俱有案

釋文有布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疏重席雖非加猶為疏正義曰方氏苞曰賓有加席而卿轉辭因

其重累辭之辭君疏其辭而遂徹之何也上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賓下則不乃薦脯醢卿并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

敢過諸公也疏正義曰薦脯醢不自其人盛氏曰蓋亦宰胥也卿有俎者疏注云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膾折肺

有諸公公用膾卿宜用膾也盛氏云注云卿用膾謂上卿耳其下二人者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盛氏曰卿有折別之於大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齎肺興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面階上北面坐卒齎興坐奠齎拜執齎興陳酒肴君之惠也不齎啐亦自貶於

君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齊啐陳閩監葛俱誤作肺亦自貶

氏曰祭肺不齊猶祭酒不啐皆降於賓也不與單疏標目合○姜

韋氏協夢曰此禮詳於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即執

爵興則亦不啐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復面面位辯獻卿主

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

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

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疏正義曰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

者奠觶于筐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一人待于洗南者不致長

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洗象觶升實之坐奠

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一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于

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二人再媵觶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

也於是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

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筐

右公又行一觶為卿舉旅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

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

不備胥薦主人于洗北面脯醢無胥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

禮也不薦於上辟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亦獻後布席也疏正義

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張氏爾岐曰每獻一人疏義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土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瞍善歌

工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疏正義曰放氏曰大射差重於燕又

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

盛氏曰王六人諸侯之正禮也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秋隱五

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僕人正徒相大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放說非徒空手也僕人之長師

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其佐也士其更也天子視瞭相

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瞍

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

疏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上瞽周官上瞽百人盛氏曰上工即

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為堂下之工而言敖云即上瞽非案

釋官亦云周禮瞽瞍有上瞽中瞽下瞽此上工當彼上瞽也

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更也天子視瞭相工諸

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者盛氏曰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為

大僕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為正其一為

辨僕人士則祭僕以下與以此等官相工重其事也分別相之

周禮小臣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

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友子周禮御僕職云掌羣

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又云掌

王之燕命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御僕正合天子

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尚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為之鄭注云大
 師樂官之長是也又別有大師少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凡
 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少師故周禮大
 史職注云大師管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曰大師尚掌樂之
 杜預注左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忘卻大師上尚有掌樂之
 官天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
 者禮記檀弓文引之以證大師為樂工之長也云射禮明貴賤
 者以燕禮皆小臣相工不分別工及相者與此異也吳氏廷華
 曰僕人士無考大概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注以為吏疏相
 以為府史胥徒若然則鳥得與僕人正等同在相者之列邪相
 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揜越右手相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
 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略於此樂也內弦揜越以
 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為後手疏略於此樂也者韋氏協夢
 曰燕禮面鼓執越此後首揜越者蓋變於燕也大射之必變於
 燕者亦猶鄉射之必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揜越鄉射面鼓
 執越此燕而鼓執越大射後首揜越二者相反耳云古文後首
 為後手者胡氏承琪曰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鄉飲
 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後首者變於君也燕禮小臣左何瑟
 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皆左何瑟面鼓
 注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案鼓即首也瑟可鼓之處近首不
 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作手春秋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

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說文作數首此古文首為手者假
 借字鄭所不從吳氏廷華曰鄭知瑟在前者鄉飲禮所謂瑟先
 也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
 正義曰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疏
 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上與上工是列官之尊卑此言
 上工與瑟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所以明尊卑也盛
 氏曰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略耳注說
 似曲云凡相者以工出入者賈小樂正從之變於燕也後升者
 疏云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變於燕也後升者
 於天子疏正義曰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者賈疏云
 樂師也疏正義曰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者賈疏云
 樂故也敖氏曰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
 之也此樂盛於彼且用之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
 樂正者其餘祭饗之類與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
 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
 士明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為略於樂是也工
 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意各有主
 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飲酒鄉射
 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皆以下士為之
 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釋官曰案燕禮亦升自西階
 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末的升自西階

儀禮正義十三

北面東上工六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疏正義曰相者降位

曰僕人正以下皆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注說非褚氏寅亮小樂

曰注謂立於西階東不統於王明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正立于西階東雖眾位猶在此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面階東此工六人數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於工西此

云立於西階東亦交互見也吳氏廷華曰上言從此言立於工西此

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

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

與諮疏正義曰注可則也校勘記曰倣釋文作諮云亦作倣

於勞苦與諮事者四牲勞使臣皇皇者華言諮謀諮詒諮度諮

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

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

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

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牲皇皇者華

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

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牲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

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

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韋氏說非是褚氏

寅亮曰若謂兼歌四牲皇皇者華則鄉主人洗升實酌獻工工

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不興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酌獻工辟正主也獻不

師無瑟於是言疏正義曰注云洗酌獻工辟正主也者賈疏云

北面東上工六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疏正義曰相者降位

曰僕人正以下皆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注說非褚氏寅亮小樂

曰注謂立於西階東不統於王明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正立于西階東雖眾位猶在此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面階東此工六人數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於工西此

云立於西階東亦交互見也吳氏廷華曰上言從此言立於工西此

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

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

與諮疏正義曰注可則也校勘記曰倣釋文作諮云亦作倣

於勞苦與諮事者四牲勞使臣皇皇者華言諮謀諮詒諮度諮

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

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

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

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牲皇皇者華

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

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牲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

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

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韋氏說非是褚氏

寅亮曰若謂兼歌四牲皇皇者華則鄉主人洗升實酌獻工工

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不興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酌獻工辟正主也獻不

師無瑟於是言疏正義曰注云洗酌獻工辟正主也者賈疏云

乎哉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敖氏曰謂獻
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為節也盛氏曰
謂工四人之左瑟皆以主人賞一人拜受齋者謂大師也言一
齋獻工為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拜於主人西階上拜送齋薦脯醢軋薦之變使人相祭使人相

祭酒卒齋不拜主人受虛齋罷工不拜受齋坐祭遂卒齋辯有

脯醢不祭相者相其主人受齋降奠于能復位疏正義曰敖氏

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即為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

射後者急於射而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為大夫舉旅在

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賡齋者

遲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為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

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

陪于後鼓北面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

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既

工記曰鼓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注無間歌合樂則堂上

之事畢矣故大師少師上工皆降也注云鼓北面縣之北也

者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而縣之

北敖氏曰鼓北鑊南也不云鑊南者嫌與尊旅倉者之意同也

不取節於鼗者鼓大鼗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為

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

可見鼓北面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

也注云面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

於鼓邪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節說也知亦不在鑊南者以

鼓鑊間有鼗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間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

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篤在建鼓之間即大師之所

乎哉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敖氏曰謂獻
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為節也盛氏曰
謂工四人之左瑟皆以主人賞一人拜受齋者謂大師也言一
齋獻工為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拜於主人西階上拜送齋薦脯醢軋薦之變使人相祭使人相

祭酒卒齋不拜主人受虛齋罷工不拜受齋坐祭遂卒齋辯有

脯醢不祭相者相其主人受齋降奠于能復位疏正義曰敖氏

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即為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

射後者急於射而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為大夫舉旅在

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賡齋者

遲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為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

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

陪于後鼓北面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

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既

工記曰鼓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注無間歌合樂則堂上

之事畢矣故大師少師上工皆降也注云鼓北面縣之北也

者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而縣之

北敖氏曰鼓北鑊南也不云鑊南者嫌與尊旅倉者之意同也

不取節於鼗者鼓大鼗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為

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

可見鼓北面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

也注云面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

於鼓邪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節說也知亦不在鑊南者以

鼓鑊間有鼗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間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

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篤在建鼓之間即大師之所

兼包四瑟者其羣工則眾管者也經不言笙之入卽此羣工是也其行列之數不可考盛氏謂立者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爲一行知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入堂下笙者亦四人推之可見但大師少師并瑟者四入笙者四入止十人不得每行六人也疑十人爲三行六人爲一行四瑟者一行四笙者一行或士人爲三行上工六人爲一行羣工四人陪于後爲一行疑不能明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者謂小樂正立於上工六人之南也盛氏曰小樂正降立於西北面云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者僕人相工者故也賈疏云彼云韞人爲臬陶先記者證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之說以臬陶名官韞卽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韞人韞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大鼓矣褚氏寅亮曰自堂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鑄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邪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也尤不待言

乃管新宮三終
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也立於東縣之中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

疏
正義曰注云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者敖氏曰此承上文而言之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皆云登歌下管簫一而已其大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鞀鼓淵淵管管管管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西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於樂也不略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略鄉樂矣盛氏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射記三笙一和吹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樂竝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西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或云上經云蕩在建鼓之閒注云蕩笙簫之屬然則笙與管蓋竝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云蕩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則笙管竝奏管畢而樂終矣詎與燕禮記同乎云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者盛氏曰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胡氏肇昕曰案注云既管不獻略下樂也則以管之者非大師諸人也上云笙從工而入始以奏管者亦吹笙也云立於東縣之中者張氏爾岐曰注此句可疑案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禮唯以磬縣而巳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禮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蕩在建鼓之閒注云蕩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

射位射事未至無可避也且上文大師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為西縣之北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為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即立堂下亦其宜也胡氏肇听曰張氏所論是也經云羣工陪于後羣工正指眾笙與大師諸人同立於建鼓之北近簞之處春官夫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則管之者大師而吹笙者笙四人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證以書下管鞀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間是管與笙間奏此經不言笙入不言笙入三成皆略耳非與燕禮記有異也簞設而笙不必設以笙西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盛氏及或說皆非是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三管之敖氏謂別有二篇殊屬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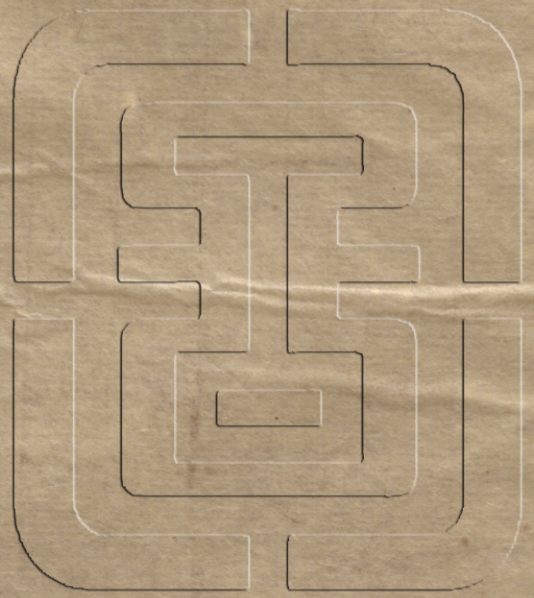
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疏曰正義於是時校勘記曰于誤作工賈疏云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敖氏曰站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之樂畢故也郝氏曰站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站是堂東西皆有站也盛氏曰東站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注與敖說似非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者盛氏曰注大樂正當是小樂正之譌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略也敖氏曰於是小樂正北面立於其南相者退立于西房吳氏廷華曰站在堂角

此則東南角之站也

右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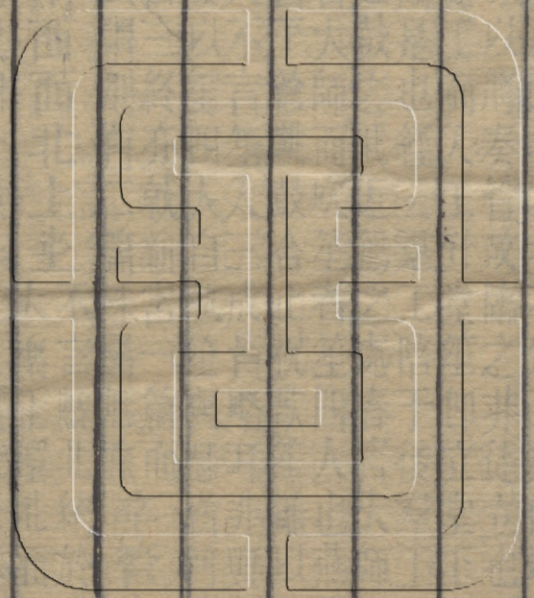
新陽汪之昂校
吳縣汪家鼈校



皇清總角糾糾

皇清總角糾糾

皇清



皇清總角糾糾

